

歷代史論卷四

明太倉張溥論正

漢

光武中興

孫武之與曰
光武論於茲
復分蓋以詳
之此蓋以詳
光武之始
事言也起
手衆稱兵
若心不以
人而光武
莽起中言
以武臣事
更始遭伯
升之變而
自委蛇引
高帝於項
羽來相與
而勢光比
難要之柔
能制剛弱
石制強黃
光武言乃
妙用所從

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鄯南即位赤眉翦除十二年間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又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邑募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澗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卽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一亂天人參會予尤得而縱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清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眈眈焉破虜之命以敵委帝竇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楚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為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為名是故殺更始之名

作收用特
見落英偉
耀目無不

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與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績寃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畢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爲王者驅除。爾西都旣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綏殄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降。儒者交訟。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略。於隗囂。囂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光武平赤眉

事如一轍

更始將軍劉玄殺於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於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爲人牧羊。一立爲王。卽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強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涪水卽位。羞媿流汗。其未已見。王莽旣死。燕居長樂。委政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爲寇。無志於徇地攻城。及伯升舉議。眾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憚之。乃立更始。羣盜屯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制。推以爲名。鬪爭刼略。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

孫執升曰
伯所升爲
將所擲盜
所輕由立
更始便其
易制而便
於爲寇大
有與復始
志也故大
立而終以
之籠中以
項羽於楚
心相擬皆

於此事勢
不同處言
之妙論層
出情事曲
暢安之更
始去安定
赤眉先逐
始皆先為
光武驅除
而武帝其
誰謂帝王
之與不由
然光武難
動悉合機
宜此即人
事克當天
心慮又未
可謂專有
天幸也

孫龍勃升
龍服彭龍
龍而勤於
素而忽以
疑亂萌以
疑而解逆

將內亂更始出奔赤眉更奉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於崤底遂平之論者以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

殺更始窮蹙立敗勢何懸殊夫項氏世為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必至於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

存亡不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失天下在於不殺漢高不在於殺楚心赤眉賊也眾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

號惟三老從事卒吏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莫必蓋羽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為人役自帝者

貴獨斷役於人者貴擇主新亡漢興共主在劉諸劉馳驅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眉始失之於更始背而

殺之欲藉盆子以應符命擇主彌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可敵光武更始死則并其名而亡之大盜紛紛未聞

有無主而存者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戰勝不免回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兵其大敵莫若王

莽王郎昆陽成功邯鄲底定即有勅銳可折筆而使況盆子哉更始刮席盆子齎符一羞為帝一畏為帝帝之

名誠足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為莽所廢方望度更始必敗與弓林等謀立嬰為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

設嬰立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

光武平滹陽

龐萌初事更始既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蓋延共擊董憲忽背帝而為亂彭寵從帝討王

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善聽任於二者獨絀知人則哲惟帝其

再出波瀾

反覆比論無不明透

深識當日大勢

更始不死光武難以遵得志

天位豈庸人可當

結出天意手筆高老

中興之功一戰而成

人自有不易知

龍以譜而
激變雖其
情不同而
不原明為
帝親討平
龍乃殺蒼
頭於龍中
死反後言
非於龍之
亂深為禍
行致戎也
鐵文有斧
樂者之之
家當推僅
事起難言
知人之言
藉言賞罰
之混諸篇
武推此光
不滿意有
家直筆竟
孤可彷彿
黃

執執升日
劉永見機
小早父子
為戮取身
功成獲之

難哉。然龐萌與蓋延無郤。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疑延譖己。忍於反戈。逆由己作。延固無罪。吳漢王梁。寵之所遺。並為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譖搆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以一漁陽讎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臥執縛斷頭橫尸。夫王郎死於季立。劉永死於

兩人皆不能無罪

反叛終局

痛切言之所以為亂賊深警

亦亂人之雄

慶吾劉紆死於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喪亡。追迫窘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犇走。廝養若何知義。要以為利。醜醜尊親。如割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為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薊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寐子密為殃。其帶大州。稱南面。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甯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功竟以逸而成。

師武如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祖。張敬兒之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足戒也。龐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

事勢或亦不同

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隕賞罰。幾混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斷案嚴峻筆情搖曳

光武平齊

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琅邪。董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之屬。所在為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既削

當日割據者非一人故特先舉出

兵力亦病
矣通篇連
類廣引總
之以見盜
主豈殺運
未除難市
人亦難乎
速得志以
○盜賊不
覆大義不
加病於誅
往賊於已
亂賊以警
來知其將
意固自不
淺

孫執升曰
公孫述始
終僭強不

羣盜平西都劉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目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

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降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秋七

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

降憲攻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

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眾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梁人斬紆

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閏永死

紆繼抗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下之戰蓋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輿盧芳謬言文伯

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讎後庭盆子從邀牧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為亂若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

周建等為之將帥佼彊董憲張步等為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

一出父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受命於斯為烈樊崇擁眾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奉劉紆

彼亦名為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光武平隴蜀

將二人總挈一筆
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鏃盟眾數王莽罪惡名為應漢述故莽時

於情於理在所必然

永以不福命而立

紆兵一敗

紆兵再敗

紆繼水而死

至此纒以一句總斷

其勢可以爭強

不如早歸之為得計

深惡亂賊之言

將二人分說

子肯為降天
降魏始初
亂逃歸又
受鄧禹朔
乃助之命
漢所以同
底滅亡起
人手出兩
異志趣深
名譽之失
策而薄述
後無斷末
人為專美
賈人蓋不
融若也大
戒昭然文
幅雖短筆
不殊有之
勢凌不窮

孫英謀升日
楚房開巫
與音事洗

一段

能更擊殺宗成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為漢使嚮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嚮逃
再加申說一番
歸天水延接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既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

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述竊帝自大嚮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耿弇等
將兩人總挈一筆剖斷分明

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為嚮策者毋變前謀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寶融顧惑於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
伐嚮策策順筆帶出寶融文波網特老

喪甚非計也且劉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下有八
時事至此亦屬易曉

其時其地孰勝嚮帖懼聖公忍殺叔父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迷惑圖瑞力
此真難為之解

爭神器結嚮拒漢又不敢用荆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
伎倆易盡

要述之智能畢於此矣嚮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為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
合斷二入字字切準

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為田橫寶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
特美寶融以其能決擇所歸

多福者矣

楚王英之獄

光武十一子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郭后出楚王英許美人出明帝與
先敘諸子所出
東平靈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瑯琊孝王京則陰后出也光武擊王郎時至真定納郭后有寵生太子

影響之影而難決
疑而難決
楚英速死
則帝怒不
明帝怒不
釋帝怒不
連帝怒不
論帝怒不
見帝怒不
然帝怒不
愛帝怒不
獨帝怒不
心帝怒不
起帝怒不
與帝怒不
思帝怒不
悔帝怒不
崇帝怒不
將帝怒不
而帝怒不
禍帝怒不
然帝怒不
致帝怒不
鬼帝怒不
其帝怒不
事帝怒不

疆久之后寵衰見廢疆亦辭位明帝立為太子天下方疑朝廷德薄少長未安疆獨恭敬奉帝至死不衰東平

王蒼在帝左右輔國以禮明帝之有兄弟得天為厚乃永平十年廣陵王荆自殺國除十四年楚王英之變復

告光武初崩廣陵即造飛書害疆後更呼相工謀起兵使巫祭祀祝詛罪固當死英之所告惟金龜玉鶴符瑞

文字帝何恨之深也且樊儵等奏誅荆帝怒不從獨楚王之獄累年窮治禍延天下名士燕廣告變竟得封侯

英身死而其獄不除推英罪者云帝初聞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

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英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後遂交通方士

造作圖讖乃坐大逆夫帝為太子英獨歸附帝好沙門英送縑帛英誠善事帝不能得福反重得禍此必有深

傷帝心者英雖自殺其罪未明帝心益疑必將治其所連英所連益眾則帝惡英益深悲哉楚獄之繁由英速

死也蓋陰陽所請其言易涉於不道而骨肉瑕聲其人不可以外求苟執幽明未證之辭治以君親無將之獄

人盡可誅誰與為直此寒明所以訟冤袁安願為代坐也嗚呼帝之於兄弟也賢者則愛之東海會葬東平留

真美瑯琊之詩賦重沛王之經書是也有過則原之濟南通賓客阜陵招奸猾中山殺韓姬而薄從遷削是也

惟廣陵不能恕於楚王則又忍焉即後加恩許后占護妻子已英死莫贖和氣重傷篤念天顯者慎無以鬼神

為獄哉

次敘太子由立

以天倫之厚順一筆

借廣陵餉入楚英

楚獄甚繁

正獄之混處

以逢迎而得禍殊不可解

英死而事不自帝意所以不可回

事涉疑似所當致慎

馬后抑外家

積厚者其流遠

東漢后妃之德。啟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馬后。和熹鄧后。順烈梁后。皆母儀之善者也。然殤

郭梁皆有遺議

崩安立。和熹勤政。雖焦心卹患。而臨朝有譏。順烈義守不專。求愆月譴。沖質之際。委任太尉李固等。用忠良。崇

頓住馬后

節儉。而兄冀放恣。不成其美。是故稱內教者。惟馬后有全德矣。馬援騰聲三輔。定節本朝。後征五溪蠻。卒於師

迫於事勢使然

梁松寶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為權貴所侵侮。從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進女掖庭。后以援小女。選入太子

兼美章帝

宮。夫伏波功高。晚遭嫉妬。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

淺近之言。文復振宕

怨讎。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時有也。后獨遠巡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隆敬。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

執事引證

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天至。專以馬氏為外家。其母子慈愛。所僅有也。夫吕后之惡戚姬

執事引證

趙后之惡。許美人曹宮也。皆由婦人陰戾。已無子。則疾人之有子。愛己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葦篋

有激之言。自爾情雅

絕嗣。若觀明德。則意念平矣。明帝有言。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爾明德之心。即帝心也。章德寶后。寵

執事引證

專。後宮亦無子。梁貴人生。和帝養為己子。而忌梁氏。作飛書陷誅。疎貴人姊妹。以憂卒。後和帝立。梁慙陳狀。貴

一念轉移。所係非淺

人改殯承先宮。寶后育他人子。與明德同。而用心則異。此關雎吕霍之所以分也。馬援四子。客卿天歿。廖防光

在朝廷。后務裁制。共成謙讓。肅宗固請封侯。后以為懷恨萬年。及后崩。馬氏微縱矣。廖性寬。年老不赦子孫防

孫執升家曰
外戚之修
多以明特
至於兄德
深加抑損
乃陵土未
乾而振矣
通篇論明
德大牛相
他后來信
形而人言
語動言尋
味固已極
深不之教
忌太似所
以與周也
呂趙無論
明后親用
心固已差
別自離而
後自應一
人為第一

今德不克終深可憐惜

光奢侈踰僭詔許思愆既而子弟怨謗或遭誣自殺以明德之恭儉抑損兄弟同心卽世未幾家門禍生寶梁已下又何足言甚哉貴戚之難居保身之足樂也樊宏陰識先見之矣

寶氏專恣

追溯遠祖

寶融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弟也王莽末融棄更始據河西聞光武卽位上書內向助討隗囂天下平定入朝

就臣位執禮卑恭顯宗朝最寵貴及寶林寶穆寶宣寶勳各以罪死聲勢衰矣竊疑融忠順過尉佗未享茅土

之封而子孫填獄戶漢於功臣不已薄乎融之歸光武也自託先后末屬蒙恩外戚帝報詔亦稱景帝定王長

君魏其結其誠心後曾孫女竟為章帝后至寶章女為順帝貴人寶武女為桓帝后若是乎寶氏在漢世備椒

房意者亦融勤國奉公之報也寶后祖穆死平陵獄父勳死洛陽獄家既廢壞得入長樂當繇泚陽公主之力

肅宗重后才色寵幸殊特使后念門庭患難持己寬和仁恩接下明德遺則固可法也乃宋梁貴人姊妹俱死

太子慶廢為清河王悉出后謀其險賊著天性何怪憲等恣睢不道哉和帝卽位憲尊崇鄧彪凡所施為外令

彪奏內白太后言無不從猶王莽之尊孔光以自便也既殺北鄉侯暢求擊匈奴以贖死史言其追奔稽落之

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衛青霍去病未獲比肩而天下惡之者蓋罪浮於功勞不補惡也郵書

樂恢直言蒙禍朝臣震懼咸奉寶氏帝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正色立朝者尙有袁安韓稜諸大臣帝不

而致亡漢

孫執升曰寶氏為漢費戚祿束身諸光武其最橫者憲兄弟耳竊意中間欲罪憲而先及后探禍本也起以頓折定論作收議論則爽頓折則委此作法復妙無以復加寶氏之毒恣漢和帝微也兄帝惡與鄭眾定議誅之宜官始權自此威因而官官而致亡漢

漢

然則宦官
固不可與
謀外戚又
何可專任
哉

孫執升曰
西域誠不
定遠立功
烈之偉博
世之抑博
望賢中博
舖張震耀
總極揚厲
之盛結語
特致慎重
蓋深見非
常之人未
易敬觀則
大功難成
財力殫竭
靡散中國
非計之得
也故開闢
謝使世祖
識自祖

與共事而私屬之鉤盾令抑任非其人矣宦官外戚且鄭眾謀殺竇憲單超等謀殺梁冀其事立濟外戚圖宦官竇武謀殺曹節王甫
何進謀殺張讓趙忠不惟不濟而皆及於難外戚之尊且親宦官百不若也以宦官圖外戚則成以外戚圖宦
先生觀閣寺之為禍故言之極其痛切
官則敗貴臣之易除不如左右之難拔夫豈一朝一夕哉

西域歸附

引西漢事說入

傳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徵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鄧支單于皆威行絕塞世莫比

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誓定西域稱同功焉介子之刺樓蘭王也告之霍光得請而行誘使醉酒壯士斷頭

莎車攻劫南道奉世矯節發兵其王自殺諸國遂平鄧支殺漢使谷吉等不奉詔湯矯制攻破都賴城單于被

創死凡所成功謀出須臾不疑獨斷傳云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班超亦然超貧困備書其志常慕傳介子張騫

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鄯善服黠巫者而于寘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獻

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任也史云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官

設戍己帥建都護立屯田於膏腴列郵置於要害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望大秦其觀止矣由此而言

博望出使久遠重耗中夏大國未盡服奇物未盡致也何敢望定遠父子哉王莽篡位頌功德者徧海內劉嘉

獻符命劉閔獻神書劉成都獻書言莽德宗室王侯忍恥容媚獨莎車王延不肯附莽敕諸子世奉漢家延死

不淺其善方可折服遠人

子康立能成其志。夷狄慕義足懼亂賊。雖後人以驕橫敗先世忠節。未可忘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糜天下之力。單財隕兵。浮河絕漠。僅獲微效。光武卽位。狼望之北。盧山之壑。未嘗

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違其意。再四不許。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却也。豈光武非

人情乎。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班超班勇。其臣不能世得也。西域之功。又烏容嘗試哉。

簡勁精確

不得非常之人。大功未可倖成。

兩匈奴叛服

匈奴之分爲南北也。繇單于與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怨而自立也。北匈奴之滅也。繇南

單于屯屠何請漢伐之也。北匈奴之滅而復存也。繇寶憲之立於除鞬也。南匈奴之互相爭也。繇漢之助師子

而誅安國也。夫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興。南單于興則北單于衰。爲中國者。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作史者責

寶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更立北虜。並恩兩護。棄蔑天公。坐樹大纒。彼固見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厥類

繁昌。魏武雖分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劉淵亂。晉愍懷沈沒。巨墟帝宅。心竊痛之。誠使寶憲既勒燕然之後。復

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專爲一部。卽死服無爭。邊庭息戍。不亦休乎。然寶憲請伐北匈奴時。公

卿固爭朝堂。袁安任隗言之尤力。寶太后獨違衆議。假憲以權。竟立大功。計其效驗。儒臣之守經。豈若貴戚之

遠略哉。北匈奴自憲滅之。卽自憲立之意。且謂戎狄一氣。種難誅。盡威惠並行。存立無害也。不知王者之有事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孫執升曰
充雖別種
其畏感懷
德亦不甚
吳漢自以
東漢自以
至十常叛
年其間大
服道不常
其則得大
非其人則
非其人則
明百八十
戰斬獲甚
多無有以
不故篇首
引以說人
小間開示

於夷狄也。中國之勝負，專視夷狄之盛衰。當其盛明，王國之不足，而高祖困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而成帝受朝正月，京漢章和之際，北虜衰耗極矣。南部攻前丁零寇，後鮮卑擊左西國，使右漢兵一出，大勢立崩。即微憲行事，亦必濟，而因便緣隙，刻石勒功，不幾驕語，衛霍於宣元乎？滅北之利，僅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范氏罪憲，良有由矣。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則不爭，與單于私子殺弟，則國亂。孝弟禮讓之不可缺也。於夷狄猶兢兢云。

諸羌叛服

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至滇良

擊破卑湟，滇吾附落轉盛。遂雄諸羌，病中國。厥後段熲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殲，自晷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遺寇，詆欺張奐之失策，窮武略事之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斯人有焉，然歷觀羌豪，惟迷唐飄詐，滇零狂大，難以義柔。言其大常非盡驕，不可理者也。章帝時，迷吾號吾寇

隴西界。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請生歸，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既迷吾叛，殺傅育，紆偽招降，斬其頭

祭育家，迷吾子迷唐遂據榆谷為寇。一紆之身，用恩則虜服，用計則寇決。誰謂戎夷無信，貴刑不貴德哉！且迷

唐之亂，以兵社之促，種人出塞也。滇零之亂，以段禧之發，羌騎迎西域也。郡縣不內徙，則寇不深入。邊將不侵

皆以豪健稱雄

恩信可以懷遠，真不刊名言

謹守此言，邊自可久安

指陳之及
諸將以莫
不洞悉無
遠而無制
則精明制
格則嚴制
地則營則
練營則平
與此可三
與此可三

暴則曾不樂禍任仁放縱兵士而敗皇甫規奏免墨吏而安邊疆之治與內地之治霄殊乎是故欲羌無亂其

道有二鄧訓撫養教諭沒而羌胡願死恩信之效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騭議棄涼州而虞詡爭之

城郭屯田之效也舍此以言張奐之好生段熲之盡誅計俱非全矣皆由不得其道繇奐則養寇其失也為聶尚之護送卑缺

繇熲則輕敵其失也為鄭勤之死於先零下而撻伐窮刺客起若尹就於呂叔都任尚於零昌杜季貢鄧遵於

狼莫皆壯士應募曾豪立誅荆卿聶政歎不如也然以王者之師講一劍之任亦無取焉師出以律豈可僥倖成功

鮮卑寇邊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

匈奴強盛率鮮卑烏桓寇北邊無甯歲建武二十一年祭彤擊破之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

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大人於仇責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封王侯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竇

憲遣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皆自號鮮卑其類漸盛至其至韃之反覆

檀石槐之兇桀為中國患劇矣史稱檀石槐生有奇異其母吞電妊身及長部落畏服盡據匈奴故地暴虜之

興若有天祥其然乎靈帝時夏育田晏請討鮮卑蔡邕議不可不從而敗緣邊被毒種衆日多身死子亂患始

衰滅夫竇憲伐匈奴班超定西域鄧訓綏羌胡東漢威德著聞塞外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漢北

漢書卷九十九

孫執升先曰
天位後序
自關立二幼
那私論也
皆中論也
皆而論也
馬無均連
子及之要
類一以之
秋謙以念
不修讓以
事死於凶
終苦聞欲
構專而政
久禍由政
則事理分

歷歲征討未獲一創論者莫不咎建甯以降國無人焉然東若未滅段熲平之許生稱帝孫堅斬之蒼梧桂陽
賊攻零陵楊璇破之交趾梁龍反朱淵誅之板楯蠻寇巴郡曹謙降之黃巾賊起盧植皇甫嵩等討殄之熊羆
成功咸在當日豈可謂廟堂空虛禦侮鮮寄哉王甫刑餘曲庇田晏妄主用兵師非其會將非其人所以敗也
喪軍議罪三將檻車甫獨無與凡闔用事之臣又誰以封疆鼓鼙為念乎比恨蒲奴則匈奴兩分焉曼與魁頭
爭國則鮮卑眾散內離者亂四夷皆然矣

嬖倖廢立

明帝之馬后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皆無子馬后養賈貴人子為己子慈孝恩備賈氏安全其
德尚矣竇后養梁貴人子盡母道然梁竦陷誅兩貴人憂死又先殺宋氏兩貴人廢太子慶國家不危者幸耳
鄧后事和帝有賢名不早定太子及帝崩始收皇子於民間又會長子勝而立少子隆史譏其失閻后則專房
妒忌宮人李氏生太子保遂鳩殺李氏而保終見廢較而論之竇后能擇子能殺人者也鄧后不能擇子不能
殺人者也閻氏獨能殺人不能擇子者也隆生始百餘日迎即帝位不一年崩是為殤帝人心皆屬勝太后獨
不然曰勝猶疾故也然攷之史傳封八年而薨當時之疾非癘也既不立勝其立清河王慶乎序不順也乃立
其子祐為安帝且是年慶即薨矣鄧后之過在不立平原王勝不在立清河王子祐周章所為廣廣也鄧太后

辨不立平原之非

論鄧后事

評斷三后奇險怕人

明一
下
不可
謂
不
下
一
易
謂
不
下
一
才
之
良

孫
執
升
日
外
威
氏
而
盛
至
極
福
其
梁
自
橫
暴
空
絕
前
後
比
罪
惡
更
靈
則
以
擬
王
浮
則
以
擬
王
不
及
治
庸
才
而
無
所
忌
而
無
所
文
而
無
所
折
而
無
所
按
而
無
所
總
之
而
無
所

臨朝承初七年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綱目書之若曰帝年已長后其可以已矣柱根成翊世懸書象魏鄧康託

病不朝皆望太后還政也然太后既崩安帝政衰戮諸鄧殺楊震寵乳母宦官廢太子無道踵見天下又爭思

太后蓋傳太后不崩董賢之寵不極鄧太后不崩王聖江京等之惡不彰安帝無能一哀帝也安帝即位九年

年二十二始立閭貴人爲皇后爲時晚矣又得一妒后國儲用傾悲哉安帝崩閭后與顯等貪擁孩幼立北鄉

侯懿則章帝庶子濟北惠王壽子也甫立而薨孫程等十九人迎故太子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閭顯等遷太后

於離宮北鄉在位之年促於殤帝而宦官定策之功著於周章何剛平原可以不立濟陰不可終廢也

梁氏之變

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竇融光武立慕義內嚮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舞陰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

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誹謗死松弟竦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后構害

之竦與貴人死並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雍

梁翟等封侯貴顯雍子商二女並后諸男擅威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竇憲寵莫甚於

和帝而誅於永元四年梁冀寵莫甚於桓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者自君寵之即自君殺之窮凶一轍戚

里同譏然憲罪最大者惟刺都鄉侯暢殺鄧壽樂恢奪沁水公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爲之矣憲即

情事當亦極確

迴映有情致

鐵筆如山確然不易

論閭后事

此前事之不幸

借憲陪冀

總斷入

分別二人

有萬馬奔騰之勢
論筆力並橫奇

孫執升日
中人消長
之勞論詳
大臣論詳
悉推原宜
慎之勞所
由盛以及

果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温禺罽鼓尸逐染鐔。國威遐振。冀無一能奸賊淫暴。豔妻煽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冲帝崩。質帝立。忌其聰慧。進毒弑之。即赤族無以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夫質帝方崩。冀猶懼天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既立。冀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也。令非陳授考死。鄧宣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有死日哉。漢高初興。呂氏為禍。後王相仍。世患后戚。觀於東漢。竇。猶。霍。也。梁。猶。王。也。梁。冀。孫。壽。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身。者。莽。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著。也。莽。謙。恭。折。節。窺。伺。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馬。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大。不。利。於。國。家。而。不。得。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重。得。罪。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指。名。其。惡。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為。賢。而。天。子。之。勢。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幸。而。有。莽。有。冀。國。必。亂。有。莽。國。必。亡。矣。

宦官亡漢

情事曉暢筆力高老
宦官之盛。繇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繇誅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鄧眾順帝立。殺閻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瓛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

非必中人
去但所不
未得其在
者皆愚當
臨事猶密
而抵隙者
乘間而起
之捕官門
雖盡誅闖
而漢室因
之以傾亦
體受不虧
昧於致身
遂至禍論
事既極也
曲既極也
復英詞又
曲英詞又
復英詞又
曲英詞又
復英詞又

則鉤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得入京師行弒

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

暴徐宣殺人為世害者實繁有徒璿等執誅不赦亦懷楊秉除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為之非過甚也守

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左右髡鉗獄死刑罰無章不明自上豈賢者過哉膺殺張成宦

官教成弟子牢修尚書告膺等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焚書坑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蕃武適

秉國成海內嗷嗷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先其甚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宦官聖人

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蕃武既敗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天人怨怒忍而未發者

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武而無其德紹志侔於蕃而無其望懲前輕舉召兵四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

已先殺進紹遂捕斬宦官二千餘人卓乃乘變縱其不軌夫桓帝不治則天下望靈帝靈帝不治則天下望少

帝更化惟在新君而閹害酷於再試斯固中官運盡之日亦漢室絕望之秋也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則天

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則宦官不畏名士而專制天子制久而患深變遲而禍大北

宮門之戮少長盡死因宦官殺鉤黨之報所痛心者委之以天下耳若夫董卓方至鮑信說袁紹襲之而不果

李催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皆為盜資是時無

李催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皆為盜資是時無

宦官亦無天子矣漢烏能復存哉

黃巾之亂

靈帝初即位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其事皆侯覽曹節等成之曰黨人謀不軌圖社稷也及黃巾賊起則

馬元義結封譚徐奉等為內應矣元義事露車裂張角兄弟急遽稱兵天下響應帝始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

言黨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是時帝固知諸常侍可斬也角等弄兵一年即破滅黃巾諸

賊以次銷散立功者皇甫嵩盧植王允朱儁也然盧植連破張角垂拔廣宗小黃門左豐求賂不得譖其固壘

息軍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得張讓賓客交通書帝責讓不能罪讓遂以是中允下獄滅死二年六月論

討張角功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竟封為列侯君子曰漢室必亡至此無復望也已小人之盡殺君子也必誣以

不道錮以朋黨萬乘怒而不察蒼天呼而不聞為之解者猶曰小人之敗固有時俟焉可也至善人枉白左右

毀彰名連盜賊章上朝廷人主既悟而功罪復淆社稷其屋矣且黃巾方起皇甫嵩呂強請赦黨人帝懼從之

而向栩譏刺中貴張鈞請斬常侍立遭掠死楊賜劉陶初請帝誅賊渠帥黃巾之亂帝追思前奏皆封侯未幾

而免賜殺陶生斯世也為斯人也平居善善亦死上書直言亦死為國家驅驅亦死盜賊之未發也構禍者小

人蒙難者君子盜賊之既發也成功者君子受賞者小人呂強清忠奉公宦者之君子也趙忠夏惲等譖之迫

魏執升曰 亂賊下者 盜賊之亂 者必有 由宜官用 所此黃巾 黃巾結內 侍而始倡 之願力諸 平乃諸賢 皆得罪而 宜者十三 人封賞混 封賞何世 消成何世 切篤中蓋 深悲君子 之不幸也 已矣其如 主國何置 若同何事 而段熲事 我段熲復 段熲言而 憤危言寫

中人復仇

此是君心一暴之萌

中人得以制將帥

如聞嘆息之聲

故作紆迴之致

應必亡意

悲憤激烈之言幾於痛哭流涕

言之可恨亦可笑

據下則用 處後則段 敘事則用 實發則用 各不相符 絕頂並同 孫執升曰 論韓馬大 卓從滎說 操卓滎說 所卓滎說 戈以滎說 曹以滎說 明據所說 自以韓馬 難不叛書 文不加責 深誅原固 蓋中願責 拒方亂 同原情不 實字情定 始皆從切 特以超之 遂以人傑 子之可謂 深得之旨 賞罰之旨

其自殺一君子不能敵眾小人也。宦官有一君子而不能容，則天下之君子無復存者矣。在下者不幸而有為君子之名，在上者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與君子俱亡，悲哉。

韓馬之叛

唇頓作勢

漢初平三年夏四月，王允使呂布誅董卓。天下之亂將息矣，賊臣賈詡說李傕等攻長安。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引眾入城，允等被殺。於是李傕、郭汜、樊稠、蹇朝、張濟、屯弘農，擾亂王室。甚於董卓。至興平元年二月，傕殺稠

攻汜，劫帝入營。四月，汜攻傕，傕遷帝於北塢。六月，張濟迎帝東歸。七月，發長安。十二月，帝至弘農。濟與汜合，追

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入朝，遷帝於許。漢遂以亡嗟乎，亂賊之為禍也。始必

交亂，後必相爭。交亂則盜賊合，而國家受其板蕩；相爭則盜賊離，而天子為之奔走。一獻帝也，李傕爭之，郭汜

爭之，張濟、楊定、董承、楊奉、韓暹、張楊等又爭之。段熲之忠不達，沮授之策不行。而後以帝委操，是故董承之召

操，猶何進之召卓也。曹操之入朝，猶董卓之將兵詣京師也。初平之時，帝患卓；興平之時，帝患傕、汜。建安之時，

帝患操。卓誅而傕汜起，天下之為卓者何多也。操起而傕汜等俱死，當時為卓者獨操耳。卓初入關，要韓遂、馬

騰共謀山東，遂固金城大盜。騰則耿鄙、叛將也。兩人倚卓為雄，無辭於逆。然李傕之亂，倒山傾海，人莫敢敵。騰

遂獨合兵攻之，戰於長平觀下。雖師繇私憤，而情符眾怒，亂賊崩分，竟於焉始。烏可謂無功哉。操謀篡漢，方事

真不欲一見此不幸之事

其勢危

何帝之多識

一操更為可畏

先抑韓馬

始揚厲其詞

河北盧騰遂為亂。拜為將軍，並開府。後徵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迺應召，留子超領部曲。十六年，超遂據關中。曹操騰坐夷三族，騰死不以義而以愚。余竊哀其死非其所也。至潼關之戰，超追操幾死，復破翼城降於劉備。制勝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亂賊比者，無不絕苟或是也。與亂賊異者，無不予。馬超是也。予韓馬於興平，而後李傕懼予，韓馬於建安，而後曹操懼是。治人臣之大法也。

袁紹討公孫瓚

提清頭緒以下斷案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諸郡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二年春，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三年春，紹擊敗瓚於界橋，予讀史至此竊歎義兵之起，皆為討卓。大賊未滅，而諸將內攻，迨未聞春秋同盟之義乎？是年之夏，董卓伏誅，謀出王允，外兵無功，卓將李傕郭汜等犯闕，殺允，救亦不至。但聞秋七月，帝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嗟乎！君父在難，不能急之，又重煩使者以出，是以同室之鬪，貽天王之辱也。至公孫瓚殺劉虞，則更甚矣。瓚起遼西為郡門下書佐，太守奇其才，妻之以女，繼受經廬植，舉孝廉，建威屬國，破殺鮮卑黃巾，其人豈儕俗哉。及張純、巨力居鈔掠四州，劉虞討靖，瓚欲屠滅，積陰不平。又以弟越之死，多怒袁紹，表其十罪治兵。累年，界橋敗北，瓚身幾窮，劉虞慮瓚為亂，率兵往攻，城陷被執，死於薊市。論者謂瓚盡有幽州其勢

孫執升曰：關東討賊，皆以討賊為名。然其所以討賊者，皆以私利。其所以討賊者，皆以私利。其所以討賊者，皆以私利。其所以討賊者，皆以私利。

然筆識後殺覺神
自意力收告皆紛紛
遠愈超關非無紛紛
悠卓卓也大攻統

孫曹相升曰
此爭天機下
紹軍破而也
之紹下事夫
以紹門矣無
之盛紹兵族
之強田豐
勸早圖許
奉迎天子
而使之得
挾是以漢
者操而為
紹也故篇

難下抑知公孫誅破自此決矣。瓚背誓稱兵致忿於紹。蒞以方岳之盟。罪固當責。然覺生殺弟禍。出同與以力。相持勝負未決。及矯誣帝。胄戮害忠貞。梗天子之命。據燕翼之饒。則眾憤始集。不義有歸。紹乘其敝。直指易京。是袁氏為齊桓。而公孫為熊羆也。況高京鐵門樓櫺。閉守婦人。傳宣壯士。乖散直行。同富賈焚身。珠玉為有不亡者哉。劉虞東海名宗。守道自牧。既不忍於瓚。違魏攸程緒之諫。而討之。復戒軍士殺人。禁燒廬舍。居庸之奔。猶宋襄公之傷於泓耳。劉表劉璋皆仁而近愚。循其弊而不振。不有昭烈漢久為魏。曹操安肯奉建安空名。徘徊身後乎。

曹操篡漢

一語觸被提綱挈領

曹操之得自大也。成於破袁紹。紹其無能之人哉。紹四世三公。勢傾天下。起義誅宦官。討董卓。以片言取冀州。智勇雲集。眾推盟主。誠以其時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為齊桓晉文。非難惜哉。韓馥出走。紹志已極。忠言嘉計。百不入也。紹克公孫瓚。謀攻曹操。沮授崔琰皆言其時未可。紹違而不聽。即軍既發矣。田豐沮授進持久之策。許攸獻襲許之謀。使盡用之。操必疲奔命。可以坐擒。不意其喪如也。攸憤言不見納。輕身歸操。請襲烏巢。屯紹軍驚潰。官渡倉亭。敗北不振。慚志病薨。許攸賣國立談亡袁。其反覆也。猶呂布之有侯成。逆節不追。然啟其亂心者紹也。紹忠義奮發。始惡張讓段珪。繼惡董卓。

中特舉此
補一篇所以
未備大約
皆不詞要於
操之惡要於
之深惡要於
難深惡要於
世之深惡要於
此少才以命
此可見於作
者深旨

孫大業升
成其勢者
必有其勢
赤望一戰
東吳立國
夫大勢也
父兄遺業
倚任不疑
斷萬不疑
拔氣十倍
紅土字

後惡曹操國家之賊內莫甚於宦官外莫甚於強暴紹所與敵皆海內元惡仗義而行名正事順然誅讓等則

召外兵討卓則遲疑失望與操角則復諫自殘三者失策美反為惡忠適成罪社稷瓦裂身族同糜力小任重

能不痛哉譚尚相攻劉表遺書苦言干戈不釋兄弟螭蚌操為漁父勢便固然獨表能知本初之失救譚尚之

過而不能自斷於琦琮是所謂今者笑前後復笑今也操任俠放蕩許劭素鄙其人後逐鹿爭戰窘迫於張繡

呂布幾死者數其幸成功者惟在於奉迎獻帝移駕幸許夫挾天子以令諸侯霸業之先資也宇文泰高歡之

爭魏主修朱温李茂貞之爭唐昭宗末世篡竊必奉共主為名智威踵操紹為漢世臣師以義動反以天子讓

操提挈亡具而敗不更舉矣苟或佐操定根本迎車駕操稱為子房贊霸中國及聞操九錫之義正諫不從飲

藥壽春而死其從來謀議皆心乎操未嘗為漢死而求名僅賢於華歆一等司馬光許其仁過管仲未敢信也

孫氏據江東

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

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擊無並至會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

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敗走王

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勳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

雖以區尊
卒至有履
視父兄下
加雖一動
夾輔之人
而一有憤
效爲中頌
揚褒美尤
三往復再
長沙父子
立心行事
皆盡忘漢
策禍操之
奪彼與此
華與此
固無混施

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略必大於子弟。子弟之福必厚於父兄。權即人傑亦孫

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表虎臣亦未有感於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遣書孫

權治水軍八十萬眾會獵於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眾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赤壁鼎足乃建後即帝

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由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廷羣疑滿腹。權拔刀決策

火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將盡。蘇

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

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為王。失荊州

權亦不害為霸。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員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

師無能加於權。丕非善武者復何能為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

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不復勝不勝而即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敗而且得壽考。紹由官渡以殞身。權借

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即守成烏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遽亡。張守珪不殺

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卓識更愈張九齡矣。

劉備據蜀

深贊長沙
以此歸美大帝
得勝勢在此
至當不易之言
所以能有守有創
鑑別自明
事勢明審
再用總筆

孫執升日

昭烈大抵

險阻至未

苦資人之力

路入始固

鼎成蓋孔

明隆中置

對早以荊

烈為言昭

深此必有

水方必魚

者特其前

之不忍所

謂後以觀

變所幾動

而趨非各

有殊軌姑

則非諸姑

息使大奸

劉使大奸

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皆資人之方

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

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

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為袁術攻先主反解紿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

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兵甲令出而展支體圖

四方也音致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於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

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於人戎敵而為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

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

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張松法

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何情事之殊別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

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姓懿親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

手身漸漸變日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取之以表為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於漢高而敗

漢高忍於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言即先主猶不免悲夫

事幸有不自

乃知帝王

已而弗恤

業不建昭

甚正然日

末言仁義

之得者非

中絕漢算

劉使大奸

息使大奸

則非諸姑

有殊軌姑

而趨非各

謂後以觀

變所幾動

而趨非各

有殊軌姑

則非諸姑

息使大奸

劉使大奸

則非諸姑

有殊軌姑

而趨非各

謂後以觀

變所幾動

而趨非各

有殊軌姑

則非諸姑

息使大奸

劉使大奸

則非諸姑

有殊軌姑

而趨非各

謂後以觀

變所幾動

而趨非各

有殊軌姑

則非諸姑

息使大奸

劉使大奸

則非諸姑

有殊軌姑

而趨非各

謂後以觀

變所幾動

而趨非各

有殊軌姑

則非諸姑

息使大奸

劉使大奸

吳蜀通好

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郊陸渾諸豪傑遙受印號為聲援威

震華夏漢業將成呂蒙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而用兵秭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

而漢絕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牂牁示人以弱乘敵之驕一鼓戰克於權抑揚盡致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也

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難分荆州以資先主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

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於漢

今連蜀拒操合師翦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離間蒙佐以詐譎雖克荆州反成魏篡若以春

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主恥羽敗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子丕盜篡釋魏

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同於魯肅然度先主必不能聽也關羽張飛少隨先主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

復被刺先主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於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人

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為是也權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營寇而不從曲在吳直

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

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為吳夫差哉亮既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讎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

非人事之也孫升曰此政觀變此武侯夙心也自呂蒙搆仇昭烈敗於漢乎事芝進說盟好重申雖矣蜀原已不可圖是曹賊有以成之此文字魯肅惡蒙遜遺言措意洞中機要無可詳核

卷之三十三

孫武執師曰
動必以律
守不輕進
以人功故
昔之材王
佐之材王
其行中事
其早卒一
後則起一
意深之種
其入顯之
五極八門
俱有化妙
○生起得着
○選無得着
○奔無得着
○奇無得着
○一此乃
與野戰者
目別者乃

此是孔明素志。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卽以之復讎。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於蜀吳之功。臣卽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欲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爭鬪忽起。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矣。○重罪二人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皆皆莽莽而來有籠罩一篇之勢

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

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尙誅殺縱擒者七夷不復反。卽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中原六

年正月敗於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八年七月次成固。卻魏師。九年春伐魏

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攷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主建奇

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嘔

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

鷄之見乎。曹操弑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爲盜魁。以蜀言之。吳爲讎首。亮不先讎

吳而讎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主。卽定計跨荆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

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況魏方篡漢。地據中國

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

孫執升曰
吳蜀同仇
魏自利
也自好
絕盟日
心臣後
為失策
戈兵不
又反連
解直中
曲直隱
而微詞
深要皆
刺後段
斷二主
言精當
言歌快
者筆墨

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明于事君之道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己知彼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為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為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為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用非人所能測

吳侵淮南

曹丕稱帝昭烈始即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討遣使降丕丕封為吳王權受而不慚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丕恭謹珠貝禽鳥惟其所欲彼蓋以魏為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既敗昭烈即阻江湖自大任子不至丕自將擊之濡須江陵之間魏兵數犯暴風寒冰龍舟不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窺魏江吳隨使魏夏自是周魴誘曹休孫布誘王淩輒以譎勝權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君臣侈口強盛謂力能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矯拒奪羽蓋出間使朝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阜陵之捷惡足洗徐盛涕泣之恥哉丕勤征吳劉膳賈詡辛毗鮑勳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歎大兵手握畏

○濬語自洽妙

○帝勢知人數語已無遺義

○特深措孔明不易得

○固已臣事無貳

○一藥好即淳仇又時反覆誠不能為吳解

長江豈真天塹

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再敘實事起釁自吳。曹休王淩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不悟。滿

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驅新城之戰焚吳攻具遜種豆弈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限南北師武之力兩

無所濟蓋是時叡承祖宗之業而才尚遜丕權藉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

一此僅足相持魯衛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兩下斷案叡既病殂權亦內亂干戈未終而宗儲頽隕君

子所以慎蕭牆也。所謂固國在本

魏平遼東

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太守管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百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即妄覬冠石之祥孫登之讖乘中國擾攘自立侯牧郊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

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背弱附強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其

叔父恭淵脇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通孫權自比於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飄賊不可信也權遣張彌許晏等

齎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晏復託於魏翻飛兩國之間朝稱臣而夕拒旅執戮行

人罪當釁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即赦之始受譖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贖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

截頭擲海姑為大言以耀人耳淵初奪恭時繇恭陰消劣弱憑陵竊取讎黨方分眾志未一劉曄請魏主叡因

將以誰欺

竟妄自尊大

寫出狂狡

文致自如

反覆情狀言之可恨

恃力以取勝

孫執升曰
公孫拔主
反覆吳中
在其術中
至後再行
求救吳僅
答以空名
而兵不至
此適以相
報仲達料
敵制變兵
行若神然
實自孫權
滅自取撲
侯攻心宿
去三代要
下自當以
武侯為第
人物

孫執升曰
 國足君亡
 固然本也
 固其本也
 固其身也
 倫紀本也
 君身尤本
 士大者尤
 土木交攻
 羣口失德
 網常莫發
 絨其末而
 遺其本猶
 謂魏有猶
 乎雖有猶
 於谷然猶
 於建始高

其新立。臨之以兵。勸意猶豫。遂生反側。母且儉。倡義興誅。徒敢侵擾。僭稱燕王。寇鈔不馴。乘勢者易為力。失時者難為功。其明徵也。司馬懿決策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薛公之籌。黥布陳湯之慮。烏孫於茲復見。至列營禁戰。兩露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寓於進退。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衢勸權。應以好言。蔣濟則知其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亦審淵危詐。先攜鄰援。小國無信。其能立乎。司馬懿行師制勝。遠不逮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於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城者也。

明帝奢靡

曹叡初卽位。綱目卽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瀟觀。汶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咸見特書至摩陂龍見。張掖石湧怪而非祥。叡奉為符瑞。星字地震。宮殿數災。則曠不加省。綱目皆詳著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叡方營作。王朗卽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疏息土功。高柔奏減後庭。北芒立觀。辛毗昌言。縹綾曳袖。楊阜正色。衛臻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王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誠公卿之負士。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箴於士女。盈廷讜節。文辭斐然。高堂隆歷指天變。危言悟主。死不忘憂。尤有風恣名漢。史魚貢禹之風。然叡生平大過有三。一曰不孝。母郭太后而迫之暴崩。則不可以為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虔妃。

乙朝而微氏
之奸魏王不
王珪危言
於貞觀之
正楊妃嘗
失不獨盡
然也但魏
臣當以古
諫諍為法
彼蹇諤不
格心能妙
者伊何用
歟又何人
語諸人而
寬其責

孫執升曰
司馬之奸
足以竊國
曹操之除
之不能願
命至阿已
在太幼主
則握才弱
曹爽之弱
非又信之
而小履改
制馬適階
則滅亡固
其自取耳

立毛貴嬪為后。既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為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諡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

葬。則不可以為人父。三者之失。皆係人倫。豈與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比哉。諸臣諤諤。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

羣楊。早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殺母大於荒敗。廢嫡重於好

色。諸臣指斥臺沼。抗辭嬪嬙。不難叩棺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意者宮闈之事。人主所

忌。骨肉之際。非臣與聞。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國賦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

名。未知修身之益。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司馬懿誅曹爽

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為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之為軍司馬。不得已相

服。從其心。薄丞相。甚。猶許劭之鄙操也。既數發策。操資以霸。或謂懿有狼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內懷忌

惡。賴太子丕全佑。以免。丕立懿。益見親。遂與曹真陳羣同受顧命。輔懿擒孟達於盈旬。殄公孫淵於百日。最稱

雄決。叡殂。以芳託懿。嘉福之寄。重於霍光。陵土未乾。甲兵內起。曹爽王凌楚王彪等。盡遭族殺。為人臣者。當如

是乎。曹爽元侯真子。少以謹重為叡親愛。恆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進用始說爽

奪懿權。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繇司馬曹氏。孤危有西漢哀平之憂。爽能挈魁柄歸之。公室為朱虛東

諫明人紀非僅小失

何獨隱忍於此

正言直斥名義凜然

摘纒失而忘大疵深愧言貴

古風蕩然

情事明了行文淵涵有致

以若筆收住

體中寫一
爽只是人
個何郭心
寫一班無
是則當考
馬則深
奸不人深
藏兩必形
曹兩必形
死於此之
手得此寫
生文字寫
之一耳目
之新爲

孫執升日
國儲數易
未有不危
而人主危
往爲之者
中有所惑
也霸與太
小交搆太
子之吳主
惑之卒至
和廢死獨
兩受其殃
斷自許然

牟計豈不善。乃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曹罔強幹之謀。徇晏等諂附之說。尊尊親親。一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

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烏足以令國中哉。晉賈謐之二十四友。唐王叔文王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

舉事非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不測。一朝傾敗。禍不旋踵矣。懿偽病篤。爽等咸自喜。嘉。

平元正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義訓彥從。懿度國內虛。即勒兵據營。馳奏爽等罪。桓範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

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私先帝才人罪。其黨俱夷。三族解兵。授人即以兵自殺。

謀非曹操之挾漢獻。愚甚呂祿之信酈兄。以狃憤而爲燕雀。不死何待。司馬懿老賊善詐。今年殺爽等。明年殺。

凌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於俄頃。誅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曷堪哉。

吳易太子

孫權長子登。居心茂美。長近雋德。次子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和。以母王夫人寵愛。得立太。

子。然岐嶷有智。承師涉學。盛見稱述。即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足明令。

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弱生其疑。貳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繼者好。

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教誨保護。爲計長久。乃偏愛辟諫。啟嫌二宮。梁武帝忌太子。統死而不忘。吳大帝惡太子。

和廢不以罪。親子仁賢。獨忍棄割。豈人情哉。魯王霸和之同母弟。與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日譖毀和。使權知。

所失在此司馬得披陳而入

先原和之得立

甚言和之

自稱禍機

爲人主籌策

機變不測說得怕人

借事相形容情體暢

入敘事

其寔思實
卽吳主以
崇夫牝晨
蓋以燕入
之公主與
雖龍有殊
而爲禍則
均故偏聽
生奸致或
賊不可易

孫執升曰
格非不正
名非不非
特用之非
其道耳
其引武侯
來比論極
得卽事相

此爲善後之計
其不善黜遠於外太子得全霸亦可無死猥惑羣小先幽閉和朱據周晃泥頭詣闕杖之一百陳正陳象上書

刑至此而濫極
苦諫竟至族誅無道之君先殺諫臣未聞有族刑者權號人傑何脊亂若此和徙故鄣權復怒霸賜死殺楊竺

等無遺本權之意恐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立尙劉

表欲舍琦而立琮雖各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寵霸自搆家禍又用刃不怨

紹表失之疑權失之斷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盡過屢開呂壹典校大臣日疎誅壹

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廢吾粲先戮陸遜憂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

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略烏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葛恪和

亦徙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宇孤咸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於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殺朱公

主同室誅夷彼實造之牝晨家索其是類乎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諸葛亮輔後主連年伐魏初出師時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及馬謖敗績街亭猶養兵復奮不忘計賊諸

葛恪佐吳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爲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執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

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裕恪則陵上滅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

原情立說筆底能轉

彼此相覺論斷精審

一筆通相符

此又連類言之

深惡女德之無極

討賊之義不忝前人

以事相較

就事相形

慘為峻殺
罪在昏愚
峻之過誅
實為滿網
至孫歆逆
節於發其
主邪不
動聲奸可
除巨武篇
中上文致
今文下濟
逸正有雲
行波湧有
妙極自然
之趣

功○繇○丁○奉○恪○遠○輕○敵○興○兵○不○已○新○城○頓○挫○憤○倨○自○放○才○非○將○帥○慮○乏○公○誠○日○媵○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

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事○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右○可○屬○大○事○權○殂○孫○弘○謀○誅○恪○峻○告○恪○殺

之○兩○人○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於○不○共○蓋○其○險

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爾○峻○既○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國○人

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頭○心○痛○史○云○峻○年○三○十○八○夢○為○恪○所○擊○恐○懼○病○亡○然○身○為○大○惡○淫○刑○無○忌○終

於○寢○尸○不○伏○歐○刀○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彪○師○殺○李○豐○張○緝○夏○侯○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

於○是○時○寶○寬○賊○臣○孫○峻○亦○無○可○誅○乎○孫○繇○與○峻○同○祖○峻○死○以○後○事○付○繇○令○不○出○於○國○君○人○則○違○於○眾○望○呂○據○勝

盾○結○約○廢○繼○舉○非○不○順○獨○恨○倉○卒○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濟○主○亮○憤○繼○專○罔○與○全○公○主○全○尚○劉○承○決○議○誅○討○尙

妻○不○密○臣○死○主○廢○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權○第○六○子○主○亮○之○兄○繇○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

速○行○近○於○漢○宋○昌○之○贊○代○王○繇○欲○居○宮○中○虞○汜○抗○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賈○說○平○勃○哉○休○惡○繼○不○臣○召○丁○奉

張○布○斬○之○席○上○其○秦○子○嬰○齋○宮○之○舉○乎○宋○文○帝○為○徐○羨○之○傅○亮○謝○晦○所○立○即○位○行○誅○意○不○少○赦○亦○違○師○晉○惠○近

法○孫○休○矣○
魏○滅○蜀

十七

操執升日
主用兵者
姜維勸迎
降者未亡
維之失策
在昭之罪
以昭之計
維之得計
在於欲使
在漢室
乃復漢
以復漢
會漢室
乃復漢
既已莫失
復成此
中意然黃
天意然黃
暗崇人
言不納人
事不納人
盡於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能無此

用轉筆作提筆

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未必非也。司馬師殺李

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矣。田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惡彰矣。師死。昭立。則眾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師再出。

昭弑主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伐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討其不臣。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士亦必不

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克乎。維計不出此。徒勤於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自固。君子

於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惴惴者。惟懼天下名之為賊。內外受敵。勢將速斃。

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強力。弑少主。警國人措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鄰國有餘。鄧艾鍾會等

能不馳驅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諭眾。謂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圖。吳人不悅。孫峻殺之。恪

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於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於廢弑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主遣張翼

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即挫傷。尙堪背城決勝。譙周再

三勸降。不知田橫之恥。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皓賊也。後主既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首於會。因

便搆隙。說會殺艾。欲盡戮北來兵將。即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丘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作惡。亂兵

爭奮。維會同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真鎮守。田子矯命殺鎮惡。義真與

王修殺田子。既復殺修。關中大亂。陷於勃勃。君門遠於萬里。強將聚於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懷異志。艾更矜

王修殺田子。既復殺修。關中大亂。陷於勃勃。君門遠於萬里。強將聚於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懷異志。艾更矜

孫執叛日 二書非叛 昭也非叛 不飲也非 文飲也非 走飲也非 計而致疑 兩而致疑 諸葛尤為 無謀若師 昭用兵持 得堅守待 勢以逸王 基登之法 美師齊至 屢出無功 非但難臣 討逆兵以 國勢亦已 復殊相及

功共居新附之蜀必不相下。維說行誅戮用漢之舊復其故邦易誠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焚其才能用會而不及遏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薨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納而敗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艾請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於一言勝負分於一戰類如是夫

淮南三叛 文欽 毘丘儉 諸葛誕

毘丘儉文欽之討司馬師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

沈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妄稱伊陟之嗣伊尹既戮李豐等擅

廢君后災祲見天毘丘儉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於是連結文欽暴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為石碯季友自待

壯烈之氣咄咄逼人則為程嬰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親行禦敵病患目瘤文欽勇冠三軍率壯士直前師驚懼目出齧被幾

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屠翦三諫不應未敗遽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情忍數日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

子奔吳儉亦夜遁斬於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毘丘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繇文欽之一走是誤儉者欽

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儉舉兵遣人招呼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師命都督揚州擊殺留

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當國誕心不平賈充勸昭徵還京師誕即攻殺樂綝求救於吳以拒昭是時昭氣方壯

非師疾病之比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吳救兵文欽為司馬氏宿仇誕宜與申好無貳併力破

車機坐失後先十倍

古今大事數言可了

二語竟為三人定案

情欽不喻其意

一走之為誤匪淺

此段言誕

司馬坐大
吳於折而
入赤壁取
如赤壁行
勝豈可得
漢豈可平
載立斷案
總下分敘
以明未敘
詳臣收結
吳臣比極
辭致並極
文雅

擗論司馬曰
至有廢方
祗前一段
立髦溫曹
若朱溫子
莽皆類故
能克大子
可以後位
侯溫有後
不肖放液
汲於身爲
羅羅惟恐
失之蓋曹
主而王莽

賊忽隙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同盟先爽英雄舉事猶懼不成况誕實無能哉傅子言誕夫婦聚巫求

福伏尸淮南方於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爲棄人召禍也儉欽衆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

壁高壘與之持久其計遂困昭圍誕於壽春亦以堅守老之卒不煩攻而破知彼此審勞逸兄弟用兵咸有父

風王基始勸師進據南頓繼勸昭精修圍壘謀雖覆敵勢實助逆度其用心猶賈充成濟之流不及誕磨下義

士遠矣孫峻孫綝吳之賊臣獨能助儉等討司馬氏近於知義皆喪兵損將無功辱國豈以亂易亂事固有難

行者歟

司馬氏篡魏

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莽溫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殺於漢

兵溫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珪弑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曹丕廢漢獻司馬炎廢曹奂則操並懿

師並追尊爲帝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蒙後福哉莽數殺子孫宇死於鬼神臨死於原

碧不祥尤甚溫有八子以璧子婦遇弑均王友貞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不肖悲同安史與之以

國猶懼不守欲冀其成逆父志窺挈神器勢烏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取之不顧百世之慮儻倖一旦凡爲篡

賊者盡然也操幸生子多賢丕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能篡操業懿二子師昭咸具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

事愈而相疑是誕之失策

此段合言師昭之破

二人非其敵

與其助逆何如拱手不降而死

曹馬國賊又不蕭然

四人竟分兩轍

可爲涓戒

曹操之言至此而苦驗奇甚

慮止及身難於迫不得待

此似真有天幸

朱溫是
中氣若
高歡徐
則以術
曹馬故
逆類并
以助文
妻之胸
全史隨
拈來無
與本位
相印之
孫執原
起立接
之得皓
下言皓
失德後
晉之伐
為一段
為一段
皓之臣
為一臣
以爲一
恨結之
文暇豫
言各事
教夫其
立非其
而又誅
無忌已
自取滅
加取兵
地以將
謀臣南
區江守
豈能長
勿失平
彌深斥

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篡漢懿佐魏而篡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朱温大盜地勢俱異寫出此事考談

經營禁密之間勞苦矢石之際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屬焉父子授受不居篡名其計慮深遠豈謀術更奸深

徒眩儻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母已儉文欽起兵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此勢所必然

弑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加南闕之戰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稱王受拜居天不佑命

然帝也亡何卒炎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一失情事不同

之日志恨未盡炎在衰經急遽攘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前後一轍

而龜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温不取吳遣之知誥其術皆繇操懿也

其術皆繇操懿也晉滅吳

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挽濮陽興臂託以太子暉主方殂興即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其言似定而非

初亡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不知其羸暴驕盈速覆國家甚於中主以下也興布佞巧貴寵非輔相才援立功成而身隨限滅事出於意外

聞萬或盛稱皓即欲圖翼戴功忘苟息之信冀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好刑誅弑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彌肆以伎殺萬或留平

於吳皓以
淮唐亡國
復以詔
臣人廉恥
焉莫故所
焉甚故其
同為貶斥也

歷敘皓之高惡
以諫爭殺賀邵以守正殺韋昭樓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并其五子以公清殺張詠車浚以私怒殺熊睦張

尚酷誅無算苗民不若何定岑昏惑主而積貴陸凱陸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即富強如秦隋必不能守況

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楊堅之滅陳勢便功顯非晉隋之有

道乃皓與叔寶之善亡也晉武伐吳其謀起於羊祜羣臣皆弗願也賈充荀勗馮紆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

成帝意計始不搖王濬兵指建業孫皓與榭出降咸陽先入可以比勞王渾自恃宗黨媚奪其功反誣以罪濬

不為鄧艾父子者幾希爾晉武心重濬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藺生讓廉頗之義其難

哉皓信刁玄識文尚廣筮卦耀兵華里侈言兼并其意氣橫溢豈真以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

平湖開歷陽山石印封發識者即知有銜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青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

皓性很戾與漢主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鬪亦效禪俯伏兼以詔取容太子瑾等叩首稱臣為晉郎中無一仗

義如北地王諶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恣於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

則劓刖椽黥危急則盤匝箕帚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歷代史論卷四終

明太倉張溥論正

晉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起用分說

晉武泰始六年鮮卑秃髮樹機能反咸甯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秦雍氏羌齊萬年反九年春

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載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氏不三年即服

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略豈惠賢於武哉敵有強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繇匹孤

其地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樹機能繼壽蘭而立以壯果謀略聞胡烈牽弘又無綏邊

材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鑿李熹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於前楊欣與尸於後文鸞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

請募兵選仗扁箱陵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於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本秦雍氏帥土地甲兵不如秃

髮朝廷命將之始宜詔孟觀為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惑於梁王彤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既亟用觀

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比然觀陳騫之論烈弘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彤嫉害周

處忠臣殞命用人得失為軍吉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問而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鑑矣太康元年郭欽請武

孫執升曰是通分發是兩番分發兩番分發是直書中是直書中事後之分已見而為叙論前之合發與出任人為虛其意尚虛後則任事分失其則實事變合不測讀亦不其覆亦其更亦不復言盈如

廷而衰如

充耳聞史
至此不禁
為之長太
思

帝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著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疆禿髮首叛昏惠
之詩
多難氏羌陸梁劉石先驅其形已見猶充耳置之板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王告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
先見亂徵
以底於亂且亡也

陳敏之叛

義陽蠻張昌作亂起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之夏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憚征之民屬聚攻掠眾至十

三萬豎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偃秀才呂毳爾石冰為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

雲等佐逆陷郡昌遂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其徒皆盜桀小人無能為也陶侃出征張昌潛竄陳敏益兵冰雲

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為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合易離極其鋒距不過

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謂盜且無道者也廬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冰等功為廣陵相窺天子出幸圖據江

東父怒滅門去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事乎顧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強官之循服寒食

散露髮袒身乃免郭欽蔣詡其風庶幾榮等四十餘人維繫秩命形跡若濡然慕義畏敗情無日忘華譚遺書

責以大分咸懷慚變色起而圖敏斯時也樊於期為燕刎首翟義赴漢赤族尚非所難況因隙構會殄茲小醜

哉甘卓者甯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

孫執升曰
陳敏討石
冰有功及
據懸志以
士自江東
而外授循
軍郡守將
四十餘人
夫烏合之
眾其勢易
離此敏之
也乃料冰
也乃料冰
去冰有幾
惜其不自
料耳敏之
叛論而一
時名士咸
辱偽命雖
復然反逆
順亦已其
根亦已其
根亦已其

原叛亂之所由起

可見民心思亂

盜賊之

此時亦覺大難為情

論其依回情事未必遂爾慷慨

顧之尚有餘慨

甚何如延
義受戮赴
愧名士不
流也哉風

孫執升日
兩晉十四
共治五帝
年其間二
稱帝者二
武元康而
自元盛行
自永康而
兵戈不絕
外起乘之
以東管文
語口以此
語作提挈
以綱目三
國案語以
發議論後
一發語以
便人讀之
又一番之
措文之移
措於此為

虧此一番舉動否則與敵同滅

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衆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業譚笑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六品下才欲隱桓

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絲今觀之張昌覬興江左巨沈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歟華譚引義高論榮

玘即本其指以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舌之力賢於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西晉之亂

編聖如登高一呼

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於五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屢欲廢立楊后擁護之

乃止帝固謂立子以長國家之經充為國勳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蕩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

類也問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為

庶人六月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及趙王璿二年三月弑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遹永康元

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甯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

殺太孫臧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大安元年十二月顒使長沙王又殺冏

二年秋顒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顒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又破穎兵十一月討張方不克穎逼京師承

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張方殺父二月顒表穎為皇太弟七月越奉帝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八月顒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顒廢太弟穎更

何敏能料滅不知百料

明亂之始於賈

賈氏之逆

大抵皆家人之職

諸王之亂

外敵始見

實清談
以見賊后
正當極誅
之是極有
把文字

立豫章王熾二年七月越傳檄討張方八月顯襲破范陽王號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元年顯殺張方穎奔長

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十月號卒劉輿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顯懷帝永嘉

元年七月容鎮建業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

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王衍等五月漢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

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弒懷帝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帝建

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弒愍帝太興元年三月容即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

人始而宗祚隨之即論八王者謂穎顯允賢於倫處罔賢於穎顯允賢於罔越賢於父亦彼善於此之言要

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氏不弒太后趙王之兵不興趙王不弒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出罔以驕敗穎以逆

斃罪皆自取么死於顯顯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內難日

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即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開門而揖之又盡戕宗室以資之鬪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

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愍連弒咎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琅邪失討賊之義下

觀梁武侯景圍臺而不救湘東戮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為人臣則取國不正為人

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咎清談豈清談之禍果甚於桀紂哉

送有外敵之戰

乃有外患

四語總斷綱目所書

通與起手相屬

憐不忍言

感激淋漓事堪流涕文可起髮

大為名士雪冤

揭出上段

一語斷定

始於賈氏

纒斷以諸王

之意而暢言之文義則橫溢文情則悠揚

孫宇治英時出
非無則劉淵其
危則劉淵其
修心則劉淵其
才器誠莫測其
與比然使
得高未始而
不取之其始
用之管收之
授此以管收之
也淵文說蹟之
歸淵處蹟之
上議論英宅
偉峯眉層
出覺眉層
之奇傑之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又附

劉淵僭卽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阪。為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弒之。南寇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

渡。雍。竟。幽。冀。豫。悉為漢有。未幾聰死。靳準弒粲。石勒殺曜。誅鋤劉氏子孫。殆盡。匈奴亡。漢距淵始創國。僅二十

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恟乎其傷矣。劉

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王渾稱其容儀機鑒。若由余日。碑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

保明。大康末。拜北部都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為大。然使司馬氏骨肉無殘。支榦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

幽冀名儒。效其驅策。未始不可躡隨。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詣許劭。問臧否。劭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無人。臣禮為能。臣不能。卽逸為奸雄。時

適驕。志往而不返。淵才卽奇。僅操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楊駿賈后

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鎮鄴。表淵甯朔將軍。監五部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沈精積思。少慕蕭何

鄧禹。未聞懷貳。忽蔑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興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

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嬴公騰。王浚兵起。淵說

穎願歸合五部。摧二豎。乃縱釋之。淵為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宣復諫止。淵始侈

句法參差人古

神韻百爾濟遠

其人亦自不凡

所失仍在於內

下筆有飛騰之勢

引事相證

事勢固有必然者

再敘事實

孫海勤升日
浮裘獻捷
李并上玉
及大義所
失蓋自古
在為之君
莫不尊天
望自其少
子輸言之
通使環邪
勳承大統
然復有軍
命以伐有
罪自將東
魯昌說東
道使江東
示有所尊
然後仗大
義自正諸
部論處士
高言皆之
所略而一
王能而一

然以大舜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為之者淵成之者宣淵能亂以才宣勸亂以謀觀野祭而感幸有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誠無人哉劉和殺四王身旋遇弒聰立又為太弟粲賊殺之單后被悉延呼構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慕容據鄴

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為命世器遺以簪纓父涉歸死刪篡立將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為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興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歲

寇不絕及賈沈斬孫丁廆即謀於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競乎乃遣師來降其明義知幾隗囂

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冬寇遼西己酉夏降以為鮮卑都督元康甲寅秋

徙居大棘城永嘉丁卯冬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太興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使獻

捷庚辰三月以為平州刺史辛巳九月封遼東公癸巳五月卒凡嗣立五十一年稱單于二十七年稱公十三

年僞僭號追尊高祖武宣皇帝身延洪祚長於諸胡所謂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其風漸近華夏矣夫廆之

强大始於破素怒延成於斬素喜連木丸津敗悉獨官走崔恣擒如奴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衰遂乞得歸

而石勒懼方取徒河旋并遼東戰略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乎連津寇鈔慕容翰請

確是二人斷案

遊根疑積於此

羅忠而得全即是天命所在

能明大義如慕容者誰

分記結末

總記結末

當亦明義知幾之報

再敘戰功

始終只重此意

心願納則
專制一方
冀英京自
皆命者所
優爲也執
謂此文而
有曲筆哉

孫勒升曰
竊據必自
始夫之民
窮困易於
見德在上
者不加於
虐政爲之
虐政於以
腹則起其
收人則其
自爲盜心
千政廢李
由趨厥之
輕殺以之
禍殺而致
食驅而致
敗驅而致
李氏之雄

○甚以霸佐相許
○仍就齊晉車爲文
○正不必爲已甚之詞
○措詞簡練精工
○人苦不自知
○義 義。虎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據揚越。侵徐豫。令魏朝。肝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成李據蜀

○單刀直入
○亂賊之盛往往坐此
○爲人所料
○知八者未必能自知
○以此結怨於民
○何尚之假使事勢倒置若此
○愚孰能無怨 尚彌督遣。特愈請留。衆怒在尚。益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爲鸚鵡。李氏兄弟。爲叢淵也。特擊走辛冉。比符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緩。及州郡逼遣。尚不能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民卽至。憎忠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蜀人怨之。尤倍。厥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王敦辛冉說尚。因會斬之。不從。厥既斬庠。李特流怨。厥甚。收兵夜襲。走死廣都。尚誠知厥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違過厥。孰知其愛邪。侯。

竟至解尊
通篇隱敘
情事名不
精句無不
深入肌髓
二蘇制輿
得此可與
相表裏

孫軌河升曰
保張氏西
乃觀其素
志晉室無
世相承志
有之志無
當時所錄
觀氏中敘
張氏略或
詳或略或
似史記或
家體至或
加褒美或
致慨惜或
憤審詳妙

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少城。特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劄勸尚密約諸塢夾擊。特等斬首。是時尚操勝勢。可盡
鋤諸李。乃流蕩雄收餘眾。轉戰羅氏一婦人。攬甲破敵。尚仍窮守。宗岱孫阜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軍。軍威
更振。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而常勝。羅尚殺我之謠。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濟乎。李流始謀降
尚。李雄力諫。即與李離襲破孫阜。流死立後。能興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都。竟稱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
民日夜圖之久矣。死者死。帝者帝。力併於閩宗。事成於四載。飄搖風雨。其巢不傾。盜賊而能得民。若此者。即田
常之智弗若也。

張氏據涼

張軌漢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隱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
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求為涼州。史云。摯虞觀象。記洪災不流。侯
瑾。胡泉。知霸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道。厥後北宮純入衛。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謠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
帝永甯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氾瑗諭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
軍聲益振。及懷帝遼禍。王彌擾亂。軌劄晉獨勤。綱目子義。每為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
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寶。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寶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
軍聲益振。及懷帝遼禍。王彌擾亂。軌劄晉獨勤。綱目子義。每為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
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寶。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寶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

軍聲益振。及懷帝遼禍。王彌擾亂。軌劄晉獨勤。綱目子義。每為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
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寶。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寶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

君赴義亟矣。閻涉等惑劉弘妖術，弑實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實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鎮、曹祐

謀逐軌，實遣出討，敗降繼跡。涼州立定，劉弘一然燈懸鏡，妖人耳實左右信事之謀，非大眾適起，誑屬夷國

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實亡子幼，茂代為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強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難。幸繼

忠貞危而復全，挈國以授兄子駿。孫策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唯茂是賴。白哈入棺，繫心

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亦因趙為強，弱然勤修庶政，遠近稱賢

大城維垣，豈僅守文哉。至遺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夏。江左

世臣未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艾，連破趙師，上觀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心，知其天佑人助，不徒

資險固於長河矣。

王敦平湘漢

湘州亂於杜弼，平於陶侃。漢沔亂於杜曾，平於周訪。弼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摩亂，避地南平，應詹愛

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驤，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荀眺出走，賊眾推弼為主，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崔敷，杜鑿

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蕤之從祖弟，驍勇絕人，始為新野王，欲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

馬會，永嘉難，胡允聚眾，竟陵會亦從亂，旋殺允而并其眾，兩人本非盜賊，遭世多故，蟻聚荆衡，肆其薦食，夫

據執升日
陶侃周訪
力也只因
王敦都督
功討故以
征討故以
白湘州東
平進鎮加
大都軍加
軍督六州
驍事浸益
驍事浸益

起得高老全勢已自擊明。

一段叙杜弼

一段叙杜曾

合關兩人特為原情

不惟世德相承

家世忠順江左學觀

可謂後先一軌

情致若逸

深子忠義故不勝欽歎之詞

左右近密

逆箭屢見 卒至稱戈 是討賊人 假手則身 作賊首篇 中言二杜 之亂出於 有功幾至 有激陶侃 分功於罪 戰著而無 王敦獨事 直書據事 史筆不隱 王敦事畢 竊末帶見 亦灌諸記 附傳史記

孫軌升日 王敦幽州 郡北也劉 魏軍平大 將軍也王 凌所敗為 石勒所愚 沈初不齒 沈初不齒

陳敏起家廉吏謀叛歷陽趙獻帝室姻親圖據巴蜀此皆功臣世戚乘釁啟僭沈天子之舟絕苞茅之貢尤而

效之不顧顛蹶懷愍之際天下無君戮曾鳴吠凶桀習威強則求鬪弱則請和陶侃周訪數戰始殄或竄沒山

海或身族粉滅未淹歲稔罪暴京觀斯可為叛人之警亦足明丈人師貞之效也王敦者王基之子蜂目豺聲

遠執大柄任征討陶侃敗於王真朱軌趙誘殺於杜曾嘗上表自貶既幸清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主將名

所當及然侃擊走杜戮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譖侃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頌力止乃免彼幾以璧

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重名在荊州日屢為杜戮所敗王冲作亂澄過豫章敦忌其名聲誣與

戮通殺之敦潛蓄異志從弟稜切諫敦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立先殘骨肉不有兄弟何有於君豈待

兵纏象魏逆節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救兵解宛圍趙盾痛父之死力敗兩甄可稱荀崧有女

趙誘有男王貢始叛附戮侃責以義斂容約降戮眾潰走死迷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終則賢乎爾

石勒寇河朔

石勒以上黨胡雖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犇漢為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傅越殺王衍執荀晞及豫章王

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狡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家而生浚

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後承賈后有害愍懷太子尋督幽州乘朝廷昏

深為叛亂致敵

接人上敦

時敦督征討統諸軍

已釀不臣之漸

亂賊大率多此舉動

此段又補入破會時事

予奪當非直筆黃狐

為晉大患

揭王浚之醜

揭王浚之惡

相人相
並入於
三州
未三
疑二
人入
於三
州未
三疑
二

孫執升
本晉
孫執
本晉
孫執
本晉

亂結夷狄。國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與素怒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遏絕檄書。懷帝遭亂。思膺當塗高議。謀僭號。劉亮王博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為晉大盜與勒等耳。張賓說勒卑辭事浚。疾師入城。縛之。堂皇斬於襄國市。貪猶知伯愚同楚懷。駢首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感甘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讖於史也。劉琨踰陘汾。晉志復中原。敗於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葦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極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石勒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極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石勒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極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

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鸯。乃貪夫圖大害。生谿壑。烈士殞首。毀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戶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愚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於西狩獲麟也。

南趙平秦隴

追溯始事論起

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毓俱有稱於宗室。既鎮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鐘鼎為蓋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為司空。遣傅祇往代。清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

中多陳安
欲以復趙
主之仇難
結即自求
既類反王
然實未嘗
臣觀有與
論前趙不
案論而獨
詳言南陽
王模保一
世子則一
於不則一
盡惟此再
之而後非
得其所略
詳其所略
略其所略
詳其所略
自也當者
固也當者

孫統升曰
劉淵建國

望有虧。又公兄弟倡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比
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遽從韋輔計。出降。染箕踞。褻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當其擁鄴。不朝
當日事勢固爾
專鎮雄壤。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苟
贊成則無地以自全
全卒之身。死妻辱。關西淪喪。為彼蚤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
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內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
此時秦隴紛屬晉
子保初鎮上邽。長安既沒。陳安帥眾歸之。後賈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有氏羌。無不服從。愨帝建興
此固非可望之中人以下之才
初。詔拜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讎。集於一人。修政禮賢。飲血待旦。猶慮弗
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弒。志則欲抗琅邪。身已死於
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瘳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為後。陳安奮義討賊。請
兵於趙。殺瞻逐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窺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繇所慨慕也。平先搏戰
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譏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石勒滅前趙

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弒兄和恭。悉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偏皇后。聖綬者復七人。王沈宣懷刑餘。養

所言亦以有見

亂世之天下如此

深子陳安

陳安乃心王室固非其所樂從

錢德之淫虐

為漢承之至
斬準之亂
入繼統
收幸與考
終與考
皆見與考
氏劉不室
諸臣如女
慎怒男
當必以有
為大德

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及盛繆諫。臣誅太弟。又等惡浮冒頓。竟獲考死。論者

撫膺蒼天。與高洋同歎。子粲繼立。斬樊武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斬準又說粲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

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聽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始知天姑緩聽死。以叢後

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為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即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毅蕭曹

弱冠。隱迹營洛山。淵僭號。頻歷顯職。斬準篡弒。舉義入討。喬泰等殺準。出降。於是盡誅斬氏。改國號曰趙。世稱

為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為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為世祖。魏武崔岳許

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惑之弒。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

而執懷。陷長安而執惑者。曜也。曜執之。聰弒之。君子以為二賊均乎。弒矣。即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三子。其

亂人倫。辱中國。甚於聰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斬準從妹

為父孺子。淫於侍人。父怒。賜死。準即說殺父。其二女大者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為陳元達奏

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粲亂。斬氏以色瀆劉準。又身行屠弒。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胡塵。關

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庾珉王儁。以懷死。吉朗麴允。辛省以惑死。哭天子之行。觴慟乘輿之執。蓋遐觀夷禍

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粲惡亦同於聰

其報乃竟如此

於劉氏為有功

以昏醉被執

其為弒君無別

真是內外交亂

要皆無益於晉

氏據仇池

氏者西戎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來歷分明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秦

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郡合為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

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

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為大患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逮

千萬為百頃氏王飛龍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龍無子甥令狐茂搜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略陽歸保仇池

氏楊興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繼祚其本宗絕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憤卒胡

子序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雄叛服不恆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珍李稚深入而沒田崧抗

義而死狡敢無信大國受辱氏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紛作楊初殺毅宋奴殺初初子國殺宋

奴國從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刃晉獻九子齊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態也獨恨

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傳及孫

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關中空百頃之地晉無以懷柔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

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孫執不習曰 禮教叛服 不常固其 素習乃自 楊毅嗣立 稱藩於晉 有內難而 晉使朝臣 遂使秦慕 入於秦而 卒為秦併 錦中結氏 事而結以 晉之不氏 漢氏以然 是時秦水 方強晉難 之戰亦幾 幸勝之不 自願其能 暇矣豈能 帥以安哉 人哉

氏始見滅

氏始受封

氏始有名性

氏據仇池

總楊滕始末

氏始貳於中國

數語為氏作總案

氏多內亂

此段專以賞晉

天子失其本而遣人無所恃故折而入

於強敵

祖逖北伐

劉琨之死於段匹磾也。在於晉元帝太興元年之五月。祖逖之亡也。則太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

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琨年四十有八。逖年五十有六。歲路強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

責備賢者。書琨鮮子。辭遣劉希合眾。則書王浚狡之。劉曜攻晉陽。則書犇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

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犇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并

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予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囚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

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薪之悲。聞風知奮。論

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為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

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

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剋己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方當摧鋒越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

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河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

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

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邱之變。天真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

其有起遺人益聞者恐為心及於因隕不寤命天壽雖曼大元稱河。而祖逖之志無仇宗宋之元帝。高宗。劉琨。祖逖。鮮于。辭遣。劉希。合眾。則書。王浚。狡之。劉曜。攻晉。陽。則書。犇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犇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予。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囚。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薪。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為。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剋。己。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方。當。摧。鋒。越。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邱。之。變。天。真。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

忠義連遭喪亡則晉事可知後先同一愴息

貴之者深

古今固有同痛

使人有有臣無君之嘆

及甲祖生幾欲痛哭

其有起遺人益聞者恐為心及於因隕不寤命天壽雖曼大元稱河。而祖逖之志無仇宗宋之元帝。高宗。劉琨。祖逖。鮮于。辭遣。劉希。合眾。則書。王浚。狡之。劉曜。攻晉。陽。則書。犇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犇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予。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囚。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薪。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為。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剋。己。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方。當。摧。鋒。越。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邱。之。變。天。真。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

虛設也

○祖生不死或未敢遺發
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王敦之亂

從王導出王敦

王導者王裁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稱為將相器敦少有奇

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已觀禊導敦騎從江

南人望率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焉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分別兩人王敦蜂目潘滔知其噬人凡人本量素

定識者先覺苟為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王衍惡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不聞有大功即斬華軼平

杜叟咸資力於甘阜陶侃遠總江荆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即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

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炤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為三窟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

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顛戴淵是時與周札迎降呂猗姦譎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

哀遺書王含名為正討此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乘元凶將盡之氣冀免門誅豈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

為敦所逼憂憤疾崩敦雖未手弑帝其逆直弑也明帝決謀討賊温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衆敦叛不聞

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盾為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為敦弟哀哭周顛責兄不軌太甯

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窮為逃虜甘卓稽留

功罪混淆無引經以斷者

秦鏡在懸懸眉畢照

再借彬以罪導

深中人情

雖開細事而風致自逸

孫執初曰 王敦能亂也 其為亂也 特以權寵 過盛自雄 無復顧忌 耳若王導 親為中興 首輔平居 自許戮力 能室乃不 萌而依違 觀望以成 敦遂大義 春秋莫辨 韋論莫辨 敦處處皆 非 但貴備賢 者正以義 無可逃也 而後人知 討賊之為 正與運同 以為天下 誠為天下

亂惡已極
奈何亂賊
猶踵接而
不後

不進殺於周慮。人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義同耳。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既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乎。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患也。

蘇峻之亂

起手言亂賊有異

蘇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最強。眾推為

主。射獵海濱。青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弑逆。率眾赴京。追破沈充。石聰。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

家世微於王氏。勳勞多於逆。敦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銳莫制。以道漸消。可也。庾亮復違朝議。徵為大司農。峻乞

補青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術計。結祖約作亂。襲陷姑孰。卞壺出討。戰死。峻兵犯關。蓋元帝永昌元

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難。王國流離。禍生強。咩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即還武

昌。內殺戴淵。周顛。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温嶠等敵。徒奔車。敗勢猶振

稿。蘇峻強賊善戰。既陷宮城。盤桓不去。温嶠陶侃。郗鑒。王舒等。雖連塵雲。進攻堅頓。銳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

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是以峻正月犯關。九月方死。繇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眾。憤殺劉

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勢窮。猶敦死而應立。爾滕含兵至。獲逸斬之。肇逞五月。西軍力殄。較

之計。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為四方憂者。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弑矣。然

疑功第一亂之

待討其為敬

西亦尚征

赴義如征

破一人而

嶠成於温

就難而卒

其則更

以峻較敦

來相引王

問言蘇峻

敦事與王

而之始激

庚亮遠眾

形未著自

異志而憤

東晉江外

書生有功

孫峻起升

蘇峻起升

孫峻起升

孫峻起升

孫峻起升

孫峻起升

孫執升曰 翰本燕人 奔走素重 其才翰所 親也字文 氏甚忌其 才翰所怒 也翰以本 猶嫌而奔 段以段之 戰敗而奔 字文方歸 即舉兵相 擊難而戰 甚盛而主 至賜死篇 中微有諷 刺點染古 事情致悠 揚每足耐 人尋味典

中興賢主。顛陪末路。七歲幼君。歔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荊州。温嶠邀赴國難。疑而未許。既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矢義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為甘卓矣。嶠用委蛇斃敦。忠直悟侃。資友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彰剛柔。無不宜也。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慕容皝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讎也。慕容廆初立時。崔暹陰結高句麗。宇文段國謀滅之。廆犒宇文牛

酒。携三國心。遂破其衆。後段氏通和。廆乃息兵。輯皝繼廆立。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遂死。皝率騎往

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躡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構兵。盡至鞠絕者。開禍自慕容翰也。翰為廆庶

長子。權略工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廆興復遼東。并素連木津二部。始定霸業。折衝功高。威震遠邇。皝心懷忌

翰。慮內禍。出奔段遼。潛身早智。事非得已。然國君雖嚴。猜殺未彰。親臣號泣。不聞三諫。遽棄宗廟。適彼土。惜未

明於微子之義也。遼既納翰。即興兵圖皝。攻戰不休。皝急借兵於趙。石虎大舉。支雄長驅。段蘭既敗。遼單騎走

險。窮迫歸皝。殺於燕人。好戰必亡。遼身蹈之。抑招叛致亂。悲段氏者。能無咎翰為巫。臣乎遼。舍令支宮奔密雲

山。執翰手。涕泣愧歎。失所。翰遂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皝遣王車。遺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

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衆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翰說皝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千逆。戰被

隲自此始

翰實為禍本

責以大義翰應無辭

敗亂八國翰無所逃其責

妙用入神

勳之出在
由於慮
主我木足
戰我兵深
全若欲出
仁惟諸臣
協力幸而
得全然而
好結離殊
非保強隨
宋危言以
懷之亦使
少恩者鑑
罰知戒耳

孫軌升曰
石虎為勒
從子自勒
子而自勒
撫閔如孫
閔殺虎人
三十八人
盡殲石氏
然虎子相
繼皆未踰
期至閔號
復姓改號
亦僅踰年
為惡甚明
起用提挈
復用分註
提挈則中

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翰誠負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二國不祥

甚矣孰用法嚴峻激翰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為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冰襲破平郭仁立

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即得一勝可弔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詭說不進跡羈

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孰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真少恩

哉石虎為燕討遼孰即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強孰欲奔避慕與根劉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是固燕

臣之善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眼力既到筆力更高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後趙始於此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

月虎弑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及太后

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鑿弑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鑿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閏正月閔殺鑿改國號魏趙始改為魏

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初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

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閔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止卒從篡

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之是以

孫軌升曰 石虎為勒 從子自勒 子而自勒 撫閔如孫 閔殺虎人 三十八人 盡殲石氏 然虎子相 繼皆未踰 期至閔號 復姓改號 亦僅踰年 為惡甚明 起用提挈 復用分註 提挈則中

註則加以
評釋無遺
毫髮無遺

矐取國於勒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擢勒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感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甯肯

馴擾人下。勒肉未寒。妻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窳。彼所愛溺。遠謀弑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

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杯等殺弟韜。虎戮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噬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

劉矐。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斌。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即位。召鑑等議殺石閔。鑑反

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鑿為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鑑。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

矐。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矐女生子石氏之禍。繇此起。報施當矣。然即使窳宣並存。世不立。遵鑑不亂。石

氏亦必亡。何則。窳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弑父殺弟。既成君。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

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

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

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雋乘亂興師。閔憤戰。馬斃被執。身斬龍城。石祗

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絕。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誅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

燕。使晉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為段匹磾哉。

晉亦可無其用

江左經略中原

孫執升日 非有大功者 不能濟才 有不能濟才 能成江左 偏安中原 論秦代石趙 雄長管室 謀臣前後 無其效而 桓溫而克 立大功此 文起用總 叙承用分 收得清 完得整 楚蓋諸臣 錄功諸室 無功諸室 尚爾有安 桓溫幾至 傾覆乃知 外當有文 子所深識

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庾冰、褚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溫有功矣，而復不終。豈兩夏竟不可復哉？

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帝咸康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圖之。雖功非旦夕，勵兵伺隙，事有可為。

邾城一挫，亮謀遂懈。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尅期大舉。共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帝咸康

八年，崩。康帝即位，建元元年秋，即詔議經略中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溫譏王無忌，皆與同志。二年帝崩。

穆帝即位，冰翼尋卒。桓溫滅蜀，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弒太子世作亂，褚裒表請伐之，亦百世一時也。曾郡民五

百餘家起兵，附晉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來歸。石苞謀攻鄴，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率眾破之。三輔多

殺守令以應，遂破宛城，大勢漸舉。竟以無援隕眾，輕還喪功。裒乃慙卒，顧其時趙則石鑿，弒遵，石閔弒鑿矣。夫

中原之謀，亮圖於咸康，翼、冰圖於建元，裒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愿主有三功，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

者，天心雖欲亡趙，亦不樂於興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獨仗殷浩不任。桓溫遂開疑貳，姚襄歸命，浩不

能用，反追襲之。浩固書生，內樹溫敵，外來襄寇，能無敗乎？永和十年，帥師伐秦，捷於藍田，三輔皆降。溫奏廢浩

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溫不可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

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為主用。是以石

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強臣北伐，更益蕭牆之憂也。

一氣取出如湧之流

中原可圖

應謀而未行

中原可圖

應行而無功意

魏廢三段文氣堅老

應有功不終

收褚裒一段

收桓溫一段

段

桓温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羨伐之不克一書不克以郗曇督徐兗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

復伐之曇病引還萬眾潰免為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温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興甯二

年夏燕陷許昌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沈勁死之帝奕太和元年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四年

夏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燕晉自升平以來燕屢入

犯晉輒敗北十數年間喪師失地為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羨曇才非折衝其奔潰固宜獨桓温雄豪逸氣文

武奇才戡定岷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乃猶路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寶疆不可與敵抑温謀

有所未盡也方温師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因温使毛虎生鑿鉅野

引汶水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温二策上則舉眾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温俱不聽師老糧

竭燕秦兵合焚舟卻走敗於東澗劉惔嘗稱温為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輿尸若此英雄笑人矣温滅蜀以後心

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歎王敦為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悞諫自

用則曰予雄是故枋頭之役桓温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為臣心順

逆之明鑒也温恥覆敗歸罪袁真真怨温誣己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於杜曾王敦引咎毛寶沒於

孫軌強盛日暮師屢見

孫軌強盛日暮師屢見
當師屢見
温大舉
道憂其危
其無成
運行廢力
不其行於
外行於
朝堂逆節
殊常從來
未恒温則
罪謀有未
盡日賞帝
則亡賞帝
先不賞帝
君不能制
能故臣行
恐君欲行
不而除其
患不受其
難先作何
若之何

一書攸攸
亦未見勝
一書收據
再書陷郡
前用分敘此用總束
謀有未盡
俱極開雅有致
謀國如此何堪克敵
立言則切鑒或昭然

孫執升曰
李不足處
所難有處
士聖壯家
處士於家
則壽交則
仇獨國則
勳獨臣則
一言之判
輕重以事
故論強壯
而以明壯
終以明壯
全蜀雖亡
而不可壯
壯為九鼎
之當此文
亦當為九
鼎之文

邾城庾亮求貶温不知責己驅人以叛其於真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温屯山陽帝奕不敢問
罪反犒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於涂中温竟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宜乎明年冬
温入朝而帝廢矣

桓温滅蜀

李特以惠帝大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延祚少長矣獨國家巨

覺反啟於李班之立世譏雄蹈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太子與

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弑之其稱辭曰殤公即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餘祭卒

立弟餘昧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餘昧子僚立公子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僚無骨鯁之臣陰納賢士以

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於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己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之與賢乃白氣帶天殞

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遭劍斂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晉吳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醜李霸李

保李攸大魚豕犬變生宮禁龔壯勸李驤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誅越在位五年卒子勢即位有姿貌

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不附桓温出征袁喬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面縛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於建康

得之也暴其亡也亦疾父為叔帶子為劉禪勢於是時當恨壽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潔己自守與譙

自非純臣誰肯任過自責宜乎覆轡相尋

絕大議論只用輕筆結出

先用總結後再發論又一手法

先為李雄致嘆一筆

引春秋二丘成文與諸呂之變篇引衛詩同盟

階上落下縱送自如

深惜李班特為致慨

李氏自此凌夷衰微

真不成事

事關無賴文與自高

孫超升曰
世忠於晉
桓溫之逆
超乃贊成
之只開口
不如此充
之有勁一
語已自罪
無容身夫
賊溫無名
馬有功名
耐有其廢
主之專擅
同師之免
於師之免
戮尸棺中
援引諸人
皆以類人

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喪壽戍漢中壯說以取蜀臣晉觀其奇節偉行東漢田疇之流也疇痛劉
虞死於公孫瓚北歸不仕又忿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討平之爵以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殺李特
孫期雪其私仇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羸瘵終身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地不滅
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霸不用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如百世諸侯誠
然哉

桓溫廢立

桓彝之有溫邾悖之有超不如沈充之有勁哀哉彝為漢桓榮九世孫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贊明帝伐王敦
有功蘇峻之亂糾義討賊城陷不屈為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並顯溫其長男也邾鑑當趙王倫時即
著節朝廷後剪滅敦峻為晉純臣長子愔忠孝繼父志生三子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温年十五
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年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稱其孝義既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度為其參佐英
雄同室共獎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温嶠當嘆弗如乃温雄武專朝窺覲非望邾生入幕日夜助
逆彼口薄王導不為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温不思愆責擁兵築城北捷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覆罪超
反勸其速行大事鎮壓四海夫曹操弑伏后司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震主之時人心懼而不動獨温反因兵

深許壯壯

譽壯大是難得

言為國重輕

使人思解思明

起得奇而逃

從彝入温

從愔入超

揣摩情理高雅有致

發言獲逸

曹馬恃功專恣

為之語點
更加以深
實所謂誅
一不勝誅
誅也誅不
他文者須
起半看

孫氏起於
臨洺自洪
而強自健
而帝自生
孫登自及
孫氏皆見
亡通荷氏
甚多美健

敗欲為伊霍不能振威疆場大刷國恥而狡謀廢立冀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君不罪臣則臣反

罪君若曰不如是則子有慙德於天下也帝奕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温誣以床第稱其寵嬖人生三

擊遽收璽綬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啼吁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

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少子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温迎立之未幾熒惑告變年五十三崩於東堂計其為天子

僅九月耳帝奕廢徙吳縣逃於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死昌邑以清狂得全定陶以親賢

被遺危亂之朝政不在上難乎免矣温廢帝奕還鎮姑孰即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即

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温入朝求九錫無何病薨即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舍王應不改

敦惡父子沈江桓冲能修温闕宗族復振為亂賊者尤望有賢子弟哉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附

臨洺氏蒲氏其先云有扈之苗裔至洪改姓苻氏者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

之亂散千金召豪傑士宗人蒲光蒲突推為盟主後歸石虎領帥關東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去其都督

怒歸枋頭擁眾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於漢祖乃中州

未定麻秋鳩行飲恨而沒其人暴君不能殺而命絕於盃酒宴安鳩毒其可懷乎苻健洪第三子初生時有大

温獨因敗而立威

是為得為賢

情詞凄婉不增多

風賊行事如出一轍

以勉子弟則可以寬亂賊則不可

先明改姓之由

禍起於所忽不可不致戒

而無生至
洪與堅則
而無子奪
但微詞
聞自去
大意見

羈之祥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苻氏獨不害健既代父位服氏羌諸酋逐

杜洪張瑒國號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起靈臺與百姓約法三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

虛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子莫先戰死疆后欲立少子柳健不許信讖言立

第三子生健死生立淫過劉聰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羊五眼必蹈凶終苻氏以讖興其文亦有信不信

哉苻堅健弟雄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翌日築壇

授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苻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大事率壯士入雲龍門

遂行廢弒時日曷喪誠不終朝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力勸止活生者雄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趨也

使雄不死生其免乎彼笑太白入井為渴聞虎狼食人而喜卽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苻菁謀殺

生自立不克死令菁計行生不立則秦國士民可無荼毒乃天既為生誅菁又縱生殺秦人二年而生遇弒好

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秦也健始從父言欲殺生既愛其勇授以位臨終教其漸除曾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

以殺齊蕭鸞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苻秦滅涼

自張軌為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五世七十六年矣天錫駿之少子弒玄靚自立時年僅十八既荒聲色不恤

孫軌升日
涼至張軌
乃忠遺分

苻健雄略

大有作用

惜其短促

編譯豈有定據

寫苻堅英偉

偶然湊合遂增文字波瀾

殺戮相尋天意真不可測

敘天錫亡國之由

政事寵梁景劉肅廢嫡立庶人情怨懼苻堅大師來寇席仇議降眾怒其老怯勒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據死難

不得已欄縛歸秦封歸義侯秦亡入晉年六十一卒其頑鈍善全同於李勢而悖逆過之悠悠中朝銀黃再襲

老死為幸然張氏世篤忠貞厥後竟以篡弒亡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為重華庶兄先蒸重華母馬氏重華

卒子曜靈立祚結趙長尉緝等議立長君馬氏從之遂篡位弒曜靈又通重華妻裴氏暴亂未嫁子女國人咸

賦牆茨之詩惡浮於石虎苻生矣張瓘興兵左右奔散祚暴尸道左眾稱萬歲瓘立玄靚兄弟強盛謀不軌宋

混討夷之混亡張邕滅宋氏玄靚進叔父天錫與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靚旋遇弒張氏自重華以

後曜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靚立九年無一令終者要其作俑則祚也張軌忠晉實茂駿重華效之四世不改

張祚弒逆瓘天錫效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再復者何也曜靈君也祚賊也祚殺曜靈為

弒君瓘殺祚為討賊君而遇弒國人猶哀之賊而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靚自七歲立至十四歲遭害其國數

用兵宋混宋澄殺瓘張邕殺宋澄天錫殺邕咸以討賊為名久之天錫直弒玄靚代之而國人不驚繇是知國

家大事非獨廢立不忍見即討賊未可數為也甲兵屢用則人玩大臣數死則君輕今日聚而討賊明日即可

移而弒君以亂易亂易以殺止殺難非亡其殺不盡也張軌積四世之忠不能反一朝之惡駿生重華又生祚

禍較蜀李尤酷然張駿不因張祚而損忠李班不因李期而損孝抑人所能自必者為人子為人臣之常道而

如事子有活有溫恒人○一妙家此淡論至寬倒以君始之賊後有祚黨言據晉試則後之戴之塗○
何之孫榮超御所○思望養深淡論至寬倒以君始之賊後有祚黨言據晉試則後之戴之塗○
者無固紉猶弊有○孝而令局得窮出幅說入錫首隨試也家討賊夫國張此篇之故詳內塞逆○
也○人○之○而○為○乃○盡○人○文○窮○出○入○錫○首○隨○試○也○家○討○賊○夫○國○張○此○篇○之○故○詳○內○塞○逆○

已。

苻秦滅燕

以劉石形出慕容

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粲石虎在位十五年亡於子世二虜淫暴禍不及身慕容暉無道不若是甚也國覆家

竄為秦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族滅亡王之禍皆身親之何哉慕容雋有太子曰暉賢而早卒立第三子暉鮮

令德雋寢疾欲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雋薨羣臣復欲奉恪立之不可乃止暉立二十一年竟亡燕祚季札

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朝沒則代政周

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暉之世國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楚國之

惻苻秦接壤忽為寇讐堅與王猛豈諱評敵哉堅自弑君以來國分為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廋等或

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慕容垂請雋出討慕容評弗聽秦遂日強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慕容楷蘭建勸

垂先發垂悲不忍亡而之秦堅禮用之即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暉即遁逃為郭慶巨武

所執蓋燕不能乘秦之敝秦即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燕有人焉

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師不再攜

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

備末以常
道勉臣子
其直可
翊翼六經
匪僅為史
氏之格論
孫執升曰
得人為重
百有之眾
不如一賢
燕有吳王
垂破晉謀
秦可當折
衝之任乃
是滅燕之
業垂以自
滅也行文
英後爽愷
而有戲殺
之氣起以
寬對入後
以緊筆收
結謀為審
事

辨得清說得出

人為國重輕

可惜白失機會

英爽之氣著紙欲浮

一死一亡國內空虛而強寇乘之以入

此固勢所必然

大為驚慨

者所以思由余哀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鑑燕其敗也與慕容暉等暉雖死猶及身
見堅亂悲夫

後人復哀後人

歷代史論卷五終

晉

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後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藏附

慕容垂執升日第五子也。以功故為燕主暉所忌。懼而奔秦。苻堅重禮之。後即背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

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為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

後秦。弑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苻堅

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與比烈。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

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元虜國之仇讎。常思風塵以逞

志。良家少年。不閑軍旅。苟為諂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淝水。戎騎百萬。須

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猱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實涉凶。慕容氏居秦久。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

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堅千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於反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覺他

日也。丁零翟斌兵起。堅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於是慕容泓起於華陰。慕容冲起於平陽。咸與秦敵。皆

孫執升日
慕容垂之
姚萇者弋仲
秦兵敗而
降者也
激志在復
國而垂能
以兵授堅
兵敗而堅
者直不
輒德而莫
乃綏堅自
立通篇以
兩事合敘
前幅於敘
事論中入
論論後幅
略語為中
為勸為然
大義昭然
而氣勢雄
拔筆情高
按工縱橫

之學而不軌於正識
明方駕蘇

丁零叛秦
適以資垂
也其反所
以自斃夫
垂之復國
由於秦王
樹之說都
前部用尼

垂所召獨姚萇從苻叡出擊泓諫其輕敵叡不從敗死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
彼為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弑君彼先為之何以謝秦人乎蓋慕容垂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
返其侵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弑上勢不盡不止矣慕容冲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感
讖言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於燕執於後秦等死耳然燕執
之堅與分地而盟尚可無死後秦執之欲為夫差釋句踐其能乎堅不遇垂而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
妙論不窮垂當為之撫摩
復國之實無弑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既弑堅秦離後秦深於兩燕自是萇日戰於君臣垂日
殺立國
戰於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興垂殺慕容永而燕始大究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即死兩人
年逼衰老覆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丁零叛燕

苻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止一夫力耳慕容寶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
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高急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
時取漢高無異几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信則族誅今苻堅因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
授之獨不慮堅為漢高乎堅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鄙權翼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

引事相證
文廷吳爽而又堯水

陝法至前
語方是下
意由之叛
燕口從而
有功口從
幅論是事
大論是事
異盡山野
才遠略一
愚字足以
說燕通黨
說叛燕處
少似乎實
意多於主
燕然畢竟
丁零是主
要非實主
倒置也細
之讀當自得

孫執升曰
魏之綱帝
自注始其

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條籠振絕業哉○播曳生情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

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即斬吏燒亭襲殺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

即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

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貳苻丕苻暉讒忌見迫丁

零夷夏推為盟主令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畔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

誅後翟真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搆難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

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國家立覆垂不蚤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勢

必爭雄大為楚漢小為張陳未聞有始終無覺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續新市平林附劉玄

謀出同族讎猶猶買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哉斌也

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冲應之燕將殺泓立冲稱西燕段隨弒冲隨誅宗立忠復被弒而永立永自帝垂

擊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弒又不足道矣○國內且相殺殺何況於鄰國

拓跋興魏

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

時拓土開
基立廟建
制皆前此
所未有乃
清河人亦
之禍卒亦
同於鴉盧
什翼至篤
出所以重
戎色荒也
夫英傑自
命而溺情
相第覆繼
覺悟終不
是編夫復
可傷然周
思返

典魏之主
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請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
○三人皆先珪而出

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健之修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苞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
可與二人比烈

白部劉琨結為兄弟藉其兵力斬靳沖劉粲等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陘北地爵代王豈僭哉猗
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脩而被弑普根攻六脩滅之討賊之正也普根卒子又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

苞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健方在襁褓匿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於趙讓之以國諸方歸服
再提清一句

長孫斤謀弑什翼健世子寶格殺斤寶亦傷脅死珪其遺腹子也寶君弑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
珪固天之所佑

賀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真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
忽用提筆

於苻堅繼歸於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主者不能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始歷健生堅丕登崇凡六主
秦祚數短

共四十二年為姚興乞忠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元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脩
魏祚則延

促殊矣珪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
能擴外而不能定內殊不可解

與猗盧什翼健同三人皆拓跋氏英傑並厄子禍其才能大疆宇讐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
以此藉口

忽微哉且猗盧之弑繇愛少子什翼健之弑繇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
貌美殺其夫納於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欺唐太宗取隋

貌美殺其夫納於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欺唐太宗取隋

天下而失之巢刺王妃明皇截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鑑珪也夫

魏伐後燕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

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慕容垂襲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於上谷

太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并州冬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德

又破儀燕與魏勝負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君弑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馴致家

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為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為患請擇農隆付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即弑段太后

身為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眾麟固止之慕容

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精弑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

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遏之大國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奉

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

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

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逐珪麟奔鄴寶還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

天此慎之甚也遂可固致拒驅晉奇燕德必能以始大支亂立自勝燕孫

孫執升日... 燕執相... 立垂死... 亂燕遂... 支外中... 大抵自... 始夫段... 能以婦... 必為國... 德之延... 燕祚自... 奇祿者... 晉獻以... 驅姬而... 拒段后... 固危聽... 以理斷... 遂仲明... 甚子洗... 也子傷... 慎而後... 天中似... 天意作... 者者者

猶恨使
好惡之
常自存
天下耳

孫武執
取武原
兵四起
忘試君
相攻徒
桓氏殺
日首提
頭緒以
都論一
議是結
所橫筆
雲觸具
之變有

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眾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迎寶寶入城被弑寶即位逾年日雁鋒鏑前欲避魏兵

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躁則觸藩凶則滅頂寶真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長子

沈敏多謀略輔垂興復有功寶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從寶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間卒誅汗

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之恥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

燕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寶弑段太后又謀弑寶逼寶失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於慕容

德既復謀反為德所誅彼寶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偽楚之亂

從孝武說起為總結伏案

晉孝武帝在位廿一年弑於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

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說之也王恭用兵殷

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玄楊佺期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玄則背玄

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玄而死佺期救仲堪而死牢之討玄而死歷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

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尙未欲亂也玄與佺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

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為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玄與牢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為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

亂源案于一時亦差別不等

桓氏之恣益無所忌

用筆則奇
持論則正
此大雅卓
爾固非雕
刻字句以
爲驚人者
足以比數

孫恩升曰
孫恩之魁
盜賊之略
初無遺略
惜無之者
不得其人

情勢明透

○情勢明透 玄侏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於叛人玄侏期心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玄侏次之牢之又

次之久之諸人俱斃玄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之

不攻而玄攻之於是仲堪侏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之既歸元顯必當從之討玄又懷貳心與玄連和於是元

顯被執玄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之併玄即玄併牢之者勢也然玄能併牢之牢之不能併

玄者亦勢也同爲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玄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玄其可以無君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

罪彰惟玄自以爲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鋒

潰玄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知玄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爲計失也誅君側

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勳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散之難王殷起兵不哀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牢之歸正

不明討賊之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佞人方僂而強臣薦興王室既搖而臣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蕩玄又拱

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盧循之亂

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

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孫泰本孫秀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祕術

○敘得明白 劉裕足爲一世之雄

定罪一當情

遂制自下 莫敢顯言 守而賊卒 一就斃起 下結特以 明非盜賊 之人不可 也然可禦 有徐道置 當是下以 敵手特以 需中特為 揭出乃知 不眼人固 起以成敗

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司馬元顯稱善養性躡取郡守私合徒眾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

輜發奸始行誘誅當其萌芽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自

撤兵備開門而揖城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為罪魁焉謝琰劉牢之轉鬪前克恩懼東走棄

寶物子女官軍競取之繇是得脫琰無綏懷武略復敗於死恩其覆轍猶凝之也劉裕立功墜岸連擊破恩恩

窮沈海眾號水僊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者謀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碁沙門惠遠素知其不

軌恩亡餘眾推循為主既執吳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嶺外徐道覆力說其乘虛襲建康勉強出兵

殺何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數道攻裕循疑不聽

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循於交州二賊盡平恩死時先鳩妻

子妓妾後沈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為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

留鎮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遽還何劉夷敗建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

轉敗為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驅馳

神武乃益恨王凝之謝琰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譙縱之亂

孫執升曰自古亂賊由漸而成者有糾合而迫者有違所成者有違所成者有違所成者

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鷓鴣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

人墓不聽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興王而智慚女子岷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

矣縱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暉陽昧

謀作亂逼縱為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已而登興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

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臾萬世為戮斯亦足為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

裕遣帥失利既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潰雖

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桓譙遁逃之餘縱請於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

為傅韶所誅桓氏遂滅夫桓玄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繇孽其誠難之然覆桓

者謙誤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為害也非徒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福憤縱棄城墮

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眾散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馬始從縱亂

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徙之越嵩耽知不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充譙縱始事固辭之義

馬耽臨死見幾之明即為忠臣不難而臨歧一謬斷首莫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尤貴早辨哉

呂光據姑臧

餘執升曰
呂光寫秦
世臣且有
大功存堅
數敗正當
入援不當
羅據篇中
只此一意
反復辭折
而情事曲
惟筆墨之
秀別有幽
秀之氣殊
從於淺者

呂婆樓苻堅佐命之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苻興平慕容暉滅李焉擊苻洛其最

著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昂純出亡破猶

胡七十萬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時撫綏既定

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關世記其績乃忽閭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苻堅喪敗長安危

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考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

年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敗於晉十年之秋弒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

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尚未死也國君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抗議入援慕容垂姚

萇等未始不懾其威名斂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玄漢迹

蒙不順豈徒隗囂竇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不能聽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為光所敗

張大豫為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光什一宜

其覆隕獨光有過人之能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宋津宋皓守義被殺毫無怍情雖其罪稍減

垂莫敢於無君則一也昔苻重鎮洛陽以光為長史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

車送重以今視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颯叛不能察呂之二

笑其失人

先錄其功

一忠一逆相去霄壤

明非為秦藩籬

又作反勢

一時無光之匹

均難免於悖逆之

心知人其誠難矣

乞伏據金城

乞伏部著於紇干盛於述延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堅使鎮勇士川部眾復集及國仁代鎮會堅寇晉因而

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

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垂假

風颯歸圖興復事近寇暴情殊亂賊是故後涼之據姚萇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之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

子公府冲幼國人立其弟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朝視罷來貢警振邊服地連隴巴誠鮮卑霸主矣姚興

師至乾歸侈言梟翦欲一舉而并關中忽窮敗北哭辭豪帥奔禿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眾力

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禿髮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

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為苻堅所逼願效呼韓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

終為之臣羌虜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

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選可謂知強弱明進退

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鳥集身則被弑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

孫執升日 乾歸一敗 而廣武者 夕而長安 反覆同於 辨送中問 所以為經 棄國都者 戒之若國 復讎之 討父仇雖 在一隅志 存正誼乎 有取是乎

乘時割據亦自有深識正見

呂光為叛臣

國仁為興復

分配的確

規模弘遠

敗即出奔賊為無策

悔將何及

孤猶故態

先宕一筆起

一筆收住

孫執升曰
南北朝爭
無髮自思
復觀再起
其子烏孤
傳世者三
而國內相
安誠北鄙
之通籍位
置詳明結
搆結緊紀
律之師使
人望其旌
旗壁壘自
灑然有不
可犯之色
○於涼呂
○傳檀折節
○能奮發自
振剛柔風
之仲脊為得

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馨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
令人致歎不如
 有人猶賢於晉安帝矣

秃髮據廣武

追溯結祖

秃髮樹機能當晉泰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蘇愉於金山有英雄自命之意盡有涼州地武帝為之盱食後馬隆討誅之始衰

至恩復鞬復盛子烏孤繼之務農桑修鄰好謀取涼州登廉州大山追思祖烈仍欲使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志

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石真若留勸權受之意欲遵養待釁也既納苻淠策討蕩諸部即自豪

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秃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叛光用眾之怒乾歸烏孤之擊光

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

西秦乾歸呂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是

沮渠稱北涼秃髮稱南涼尤為光害三年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涼

者惟有秃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僞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輔

冲人而自立梁明援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僞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略諸兄不以授子欲次而

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僞檀一朝稱君縱橫河右擢呂氏取姑臧不煩兵力固宗敵許為

檀為當時所稱許

孫執軌
不致於
人不一
於涼為
父報仇
其義近
若推立
業而復
術以誅
於義何
大抵英
權久則
既久則
意願不
所大為
之備素
者亦玩
於不究
而中寫
儒中寫
不中寫
虛刻事
之深者
詞固不
曲怨也

命世章宗稱其偉人。良有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弑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傳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蒙遜據張掖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

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鞠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鞠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馬寔并祥。以盟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嘗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為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祭蘭門山。遣許咸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為兄報仇。起而誅業。夫羅仇鞠粥之死。呂光為之。蒙遜可藉以激眾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為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為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為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孫執立曰
 呂光在
 西域其
 姑儂其
 略儂其
 誠儂其
 雄若其
 庸則其
 目相其
 耳至其
 親至其
 入俱其
 氏幾其
 種何無
 節純不
 秦亡臣
 若是不
 賈是酷
 女與乎

循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讎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復也蒙遜
彼給伎倆人在其術中而不覺
 假父兄之讎以愚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讎之大變也即稱兵日湖南涼請和
凶人行事正不以骨肉為念
 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焉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摯自比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尙
其術亦易窺見
 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薦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而自殺彼建功業則名為父兄報
奸謀可畏
 讎振紀綱則假尊親試法誦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秦滅後涼

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長身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
亂賊者乃亦有異文
 至賑文巨霸警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天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
 侍隆使呂盾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宏呂
 超兇狡隋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烏孤即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
此是四人定評
 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
竟為人所料
 遜段業郭麀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宏勉以輯睦
 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即偽位彼為呂光者生受制於強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為天

此亦安見身為帝王尊貴

此以圖宮
費楊恆見
其女若梁
氏止佗無
為福首然
似知幾然
於討賊之
義如視之
楊氏自視
共節概相
去正自霄

孫執升曰
北燕之亡
由於河間
之立丁氏
得幸而繼
而位丁氏
龍二符而
頃身自戎
為禍亂者
尤烈若高
雲以異姓

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氏最强。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始，臧土地甲兵，不及石氏遺甚。

僅可附庸。後趙篡為紹庶兄，忍行篡弒。內難外敵，何以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篡益沈酒遊畷。呂超復弒之。立其

兄隆。身弒人者，身即見弒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甯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頌德伐隆，隆嬰城坐

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降晉，一入不返。欲望旬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頌德師還，隆復

逼於傳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寶子，尚稱呂氏後。篡弒紹殺弘，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弒篡殺呂

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

能復存者也。篡后楊氏、楊桓女也。超弒篡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尚。篡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符

丕。楊后之刺慕容永，符登、毛后之拒姚長，國家危急，守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馮跋滅後燕

慕容寶闔而不斷，死於奔亡。慕容盛峻極威刑，為段璣等所弒。後懲前失，遵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民

欺。益信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盡變非虛也。盛中傷，肇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

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

妃，盛即位，尊為太后。熙素得幸於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既立，納符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詆，詛呪與丁信密

情事可恨之極

此亦知幾之言

以虛筆宕出熙立之由

以感三變而止作束

孰謂婦人必無強德

而承燕定許
馮而為梁
亂而為日
推雖姜不
改齊國然
燕至此已
經三易姓
矣高首言
不極皇言
叢生禍之
主者奈何
而忍諸

謀廢熙事洩死昔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

乎弑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符昭儀小符皇后皆美而天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為殉至

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為主發尙方徒閉門距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克微服隱林

中被執雲弑之太康畋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苻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

後庭趙整作歌以諷慕容冲清河公主娣弟專寵長安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氏即叛堅覆秦今熙亦納苻

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為吳王時涅浩等誣以巫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

免禍後段后勸垂廢寶除麟不聽而亂盛妃為蘭汗女汗欲殺盛妃涕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

並稱賢智獨丁符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弱更亂以後於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

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

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詣雲逼舉大事既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

衛若固急自防寵姬玄妻之感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肆憾尸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天

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為高再亂而易為馮矣

蒙遜滅西涼

蒙遜滅西涼

張軌專據
漢州四世
者復助李
蓋論其不
王之義不
應即至欲
皆但器之
才自難與
強狹善戰
然為世敵
顯統緒尊
大尊見於
唐篤統以
尊篤統以
端篤統以
結崇室忠
節垂昭忠
然垂昭忠
教固可懸
不語門而

尊王大義於茲始見

綱目於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嵩遣使來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

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李昌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高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

郭寧預知其當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為敦煌太守張邈宋繇說嵩距之又構業殺嗣業固儒

生無權略外迫於嵩內惑於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高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高據敦煌之明年

業即見弑於沮渠蒙遜當日固知其氣盡矣高遣舍人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

忠義憤發慨然有慕於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儼

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酒客諸賦以寄情僻陋遐

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頽暮誅妻誠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興王千里

哉子欲繼高嚴刑煩役張顯汜衛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廖泉父不能為齊桓晉文子反為宋襄王偃霸王

之事談何容易哉高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為高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

踰於己生贊高創業西川有李尹王敦煌之諺歆謀襲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

子壯罔何也宋繇為高同母弟佐高開國受顧命相孺子國亡不死臣於蒙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歆子重

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啟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於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

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啟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於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

○亦明於大義之報
並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乞伏滅南涼

據涼者凡五姓先為提清

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

高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秃髮據廣武。歷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馨滅之。北涼

沮渠據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繇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

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讐言讖。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

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於堅者也。段業臣於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又臣於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

與暠從而效之。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為弑。上下之防嚴矣。秃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

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即辭其爵。既取金城。遂為南涼。傳弟利鹿孤。偁檀。擅威邊塞。抗衡大國。

蒙遜熾馨。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於人而叛者也。偁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構

兵。唾契汗乙弗寺部叛。更親興討熾馨。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於西秦。遇鳩死。當偁檀之數攻南涼

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躡武。身

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長討垂。而長又

許而順據諸起不其詞解也決非度顧傳襲而為之不夫西而特南者與武知禿需西羽
禿髮自強分
順接之下明
據涼者凡五姓先為提清
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躡武身
起幸乎○之
不所遇亦於
其始無中為
詞檀中略明
解檀中略明
也檀中略明
決檀中略明
非檀中略明
度檀中略明
顧檀中略明
傳檀中略明
襲檀中略明
而檀中略明
為檀中略明
之不檀中略明
夫檀中略明
西檀中略明
而檀中略明
特檀中略明
南檀中略明
者檀中略明
與檀中略明
武檀中略明
知檀中略明
禿檀中略明
需檀中略明
西檀中略明
羽檀中略明

賊窮兵之
禍為傳
致惜然不
肯臣妾仇
讎而思報
復其妹為
人知其謀
而告之
門之內各
懷異志
之不一
自存乎
人耳

蒙遜伐西秦

○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苻堅肥水傷檀乙弗咸以驕弊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困於姚興奔南涼以子熾馨為質後熾馨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傷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想頃襄為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傷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熾馨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甯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傷檀女為熾馨后謀復讎而死強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敘秦涼戰攻始末

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馨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爭資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刳殺叔父什寅及白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體綱目又書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馨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狡夷無親固未可責之以禮然繳危迫險朝盟夕變其誰堪之沮渠成都為秦所執熾馨遺命歸之暮末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與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於魏焚城邑燬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

孫執升曰
秦涼不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秦涼以

此秦之失策

社稷者教
無主之國
亦無藉以
施其救
西秦已事
固戒也
烟戒也

孫執升曰
慕容德
燕而運
南燕由
以始德
任於垂
知於垂
器度者
先國已
資其不
迎寶而

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國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可以和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君棄社稷。歷間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秃髮儂檀與蒙遜搆兵不已。羣部叛之。自恃其疆。出征乞弔。熾馨乘虛襲破樂都。儂檀歸熾馨。未幾鳩死。儂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乞伏熾馨。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赫連定。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儂檀亡於好戰。暮末亡於懼敵。其速死也。皆繇輕於越境。暗於託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儂檀窮奔。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聲不下。聞儂檀之在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讎。遺病卒。乃奔河西。國家顛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為矣。哀哉。

劉裕滅南燕

慕容德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構難。德勸慕容暉乘釁討堅。不從。燕亡。

入秦。堅敗於晉。德說暉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

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為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

深於垂。德之當興也。徵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徙滑臺。寶自

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於顛沛之中。扞國反旆。光復社稷。以

魏東數段文入正意

戒出奔之失

事皆出於意外

人主奈何輕去社稷

深為諸臣痛惜

事機再失

事機一失

善用反勢

其美後規

由失南燕

超陽狂以

避秦變名

內所燕為

猜過乃其

復事篇中

出險不致

敗善微正

其非抑大

予奪以揚

潛容出之

藉以深長

正為妙說

盡有諸子

而寶尤荒

不立德超

有譽望故

卒之寶立

立而亂立

事固有所

測者燕其

於不長何

後秦之與

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遠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即慕容翰乞食於宇文拓。跋珪寄身於賀納。沈離屯晦。亦無以加。德子俱喪。立超為嗣。誠天命非人力。即位以後。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豈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為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讖命其早立。超為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銜璧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慕容盛。尚殞於暮夜之戒。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功高當莫與比

澹澹相形

機變亦自過人

下語自趣

誠如韓卓所言

亦何可即信

帶北燕說甚有情致

劉裕滅後秦

一段是贊揚

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藩偽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口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失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軛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

一段是譏貶

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口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失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軛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

之書皆習 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 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

轉筆發論

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

姚長之惡累之也長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

殷浩激之使叛後為苻堅所殺長即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醜顏事歸

二也既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長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堅僭稱帝者二十二年

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

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闕斬於建康自古强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為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為桀

獻而亡者病在弱然桀獻之亡反速於桀紂國力坐訕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於諸邦使一綱決善戰如

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帥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

泓名為守文實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

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温敗秦兵於

藍田三輔郡喜觀官軍不渡霸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温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

望王師久矣劉裕恥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戶歎息父

之書皆習 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 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 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 姚長之惡累之也長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 殷浩激之使叛後為苻堅所殺長即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醜顏事歸 二也既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長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堅僭稱帝者二十二年 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 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闕斬於建康自古强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為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為桀 獻而亡者病在弱然桀獻之亡反速於桀紂國力坐訕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於諸邦使一綱決善戰如 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帥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 泓名為守文實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 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温敗秦兵於 藍田三輔郡喜觀官軍不渡霸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温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 望王師久矣劉裕恥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戶歎息父

○人情如此裕策何念於受禪
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赫連據朔方

魏事來相形

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為會謀主事將成矣敗於胡烈亂軍

其誅殺與鍾郡同

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修討田子斬之

分別明了以起議論

劉義真又殺修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問艾欲舉大事田子殺鎮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

明於當日大勢言之自覺暢達

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於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為兩人有也

後秦鄰於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為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即勸勃勃圖秦

此白裕之失策

強敵逼界幼子鎮守又不能推誠大圖將之使亂夏日窺間而懼直委之矣司馬昭克巴蜀則篡魏劉裕克關

又翻出一層議論

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

所急在內禪何必關中

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略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

知彼知己方成得奸雄行事

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甯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

其勢固有所必至

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弑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

為天下者併不顧其子

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義真

操執升曰
關中地形
之漢所取
都而裕急
定以禪也
於受禪也
晉同裕代
馬之代蜀
司國本固
而聲減張
乃鍾鄧不
乃鍾鄧不
爭沈王交
失彼此比
論勢不其
處言劉裕
於曲情至
事曲曲類
寫幾於類
已至三毫
上至傳毫
妙境一毫
起敘事略
問純以議
論行之妙
變化之不
於執

之幸裕固無暇為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於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跡連氏竟奔亡建國之地長安洛陽固古來形勝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魏滅北燕

先從前燕說來

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號僂暉共五十二年而滅於苻堅時帝奔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

九年慕容垂興為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為蘭汗所弑於是慕容盛

稱北燕都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僭立於隆安之四年至超而滅於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盛

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方入正意在位六年高雲弑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弑之馮跋自立為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

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於後魏較之德盛歷數為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鹿號邊豪號

懷奇略備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反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

慕齊桓之復讎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有

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弑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

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弑雲李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為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即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二

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拔換昌黎優游壽者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跋既王封公管政

分看實而無之弘言全矣而舊國於北南分燕殺後身伐戈又其盡至非馮孫
明得由燕與弘之而燕通燕至燕號高燕為再燕殺後身伐戈又其盡至非馮孫
隨大於亡於存罪特以篇送仍焉而築促北而前夫見實來兵甚子而燕日

其始固計不及此

長安洛陽固古來形勝之地

燕於是始分南北

方滅即興

稱王固非易

方入正意

力足以自主

南北一體

其志亦不在大

殊無遠略

此真關有天幸

格來無不
有合

萬泥乳陳作亂。弘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於為闕伯。誅逆定難。克修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

餘人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況負嵎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煙焚。狼隸鼠齧。能

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傳檀入秦而鳩障。暮未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於暉。其失也

庸。後燕亂於寶。其失也暗。北燕亡於熙。其失也淫。南燕亡於超。其失也虐。馮弘上無祖德。內斬兄。皆其惡甚於

弑主。延熹八年。幸猶馮跋矣。

持論甚正

寫頭沛情事弘能無涕零

合斷四主無不貼切

結燕成案